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二月第一百一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9



110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④
- 記憶中的詩詞意譯之美（邵洵美英譯）
- 中國當代詩：從“全球化”說開去



目錄

No.11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北塔	趕屍者說	1
非馬	創世紀／鏡子	2
謝勳	水和沙湖的故事	二首 2
杜風人	碑問／鐘乳石／平安夜	2
謝青	雲彩和翹翹／飛奔的懵懂	3
陳葆珍	墳墓裡的手機	3
陸怡雯	害羞的包心菜／早起詩	3
向明	盡頭／堅持黑暗是正常	4
秋夢	騎士	4
魯行	夤夜獨行山寺／小憩	4
嚴力	知識版權／美妙的詞／歷史	5
冬夢	替青春寫了十八行詩	5
朱楓	未雨黃昏	二首 5
桑克	清潔	6
古松	廿年風物想依稀	6
莫臥兒	當淚水遇見海水	6
張耳	怎麼寫	7
莫云	今夜，雅典的天空很神話	7
李斐	窩在床上做的	7
夏野	一月雪	8
于中	“家庫”門前／數碼電視	8
章治萍	哈城之殤	9
伊沙	詩之堡	10
遠方	黃石湖／擋道者	17
宋非	大悲咒	17
施漢威	當夜寂靜無聲	17
陳銘華	蒼天／關關雉鳩／手電筒	18
唐曉虹	書櫥開了	二首 19
小鴨	水杯鯨魚	19
資中華	寫給一張白紙／寫給花兒	19
黃奇峰	花卉一束	20
綠茵	問明月	20
依雯	展望	20
陳官煊	我們一起老／夏	21

文錦寧	空／煙囪	21
彭國全	浪／雪	21
李國七	等待尚未回家的人	二首 22
林小東	下午茶	22
心水	在妳的房間	22
婉冰	在你的房間	22
柳青青	皺紋裡的母親／西貢熱	23
王濤	天使鳥／終極	23
振嵐	考證一張失去經緯的藍圖	23
清荷碧葉	雪梅／五月到八月	24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④

趕路詩刊	12
金三角詩刊	14
九龍詩刊	15

譯詩

綉紅	記憶中的詩詞意譯之美	24
張索時	里爾克《新詩集》選譯	26

評介

韓永恆	懷念並哀悼袁可嘉先生	26
向明	李白的“床”出問題	27
非馬	讀塞遙的詩	28
伊沙	中國當代詩：從“全球化”說開去	29
劉耀中	德國詩人赫塞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美國西大峽谷風景圖片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黃奇峰（洛杉磯）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包苞（甘肅）
王克難（爾灣）
蘇寶鴻（阿市）
林明理（高雄）
格丘山（北卡）

■北塔

趕屍者說

兄弟

如今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倭寇
甚至不是死亡

而是蛆蟲

趁它們還沒有集結
還沒有在光天化日之下
咬住你的腳趾頭

兄弟，請你轉身
跟著我，跟我回家
我從千里外的老家趕來
就是要帶你回家

回家的路線圖

剛才鴨子已經在池塘裏演示過了
現在它已經飛上竹竿
成為旗幟
我將扛著它的鳴叫
為你引導

你們來時

由於那位將軍不熟悉地形
走了太多的彎路
咱們可不能再走錯
請你跟緊點，兄弟
你雖然沒有了心跳和呼吸
但你的頭髮和指甲依然在長
比以前長得更快
頭髮將遮住你的視線
指甲將裹住你的手腳
我的法力有限
很快，你將想走都走不動

不要害怕黑暗

黑暗能使我們更加集中注意力
走得更穩更快
來，讓我替你擦開
你面頰上的長髮
哦，還是那麼黑

是啊，你才二十歲
比我兒子還小
還沒娶媳婦呢
對了，你那沒過門的小媳婦啊
日夜哭著，等你回去哪

我知道你很累
行軍累，打仗累
思念比死亡還累
我知道，你想就地停下來
躺下來，就睡
再不用起來
你已累得不在乎躺在哪裡
可是我得在乎
我是你表兄的堂叔
你爸還給了我十兩銀子的盤纏呢
五兩歸你，五兩歸我
他不曉得你哪怕走一萬里
也用不著一個銅板
那好，等到了家
我把你的那份還給他
如果他等不及了
親自去你那個世界找你了
那請允許我把銀子交給
你那沒過門的小媳婦
算是補償她苦等你的代價

求你了
不要貪戀那塊冰涼的石頭
不要貪戀那方鬆散的泥土
快起來吧
求你了
我還在乎我法術呢
在鄉親們眼裏
我可是有法術的啊
我得靠它養家糊口
你可別用屁股砸了我的飯碗

甯以為你經過了墳墓
就又回到了搖籃
甯以為你一耍賴
我就會彎下腰去揩你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不鏽鋼	\$75.00
輕鳴	\$50.00
林明理	\$100.00
于中	\$100.00
伊犁	\$50.00
陳麗華	\$80.00

感謝 **支持**

你可別把我惹急了
讓你嘗嘗法術的厲害
我會像趕牲口似地
把你趕回去
看傢伙！
起！走！快！
嗨！慢點！
前面是石頭，
前面是深溝，
是懸崖！

雖然你已經沒有死可以害怕
我可不想為了要趕你回家
而被你引上邪路
你可別使壞
你不會得逞的
鴨子一張嘴
就會把你吞進肚子
挑在我的旗杆上
成為我的戰利品

老老實實地走吧，兄弟
我可不想逼迫你
加緊走吧，兄弟
雞鳴快要替代鴨叫
屬於你我的時間已經不多

2008年寄自北京

■非馬

創世記

創作了《白晝》之後
上帝這位大藝術家
又調配了各式各樣的顏色
野心勃勃
想趁勢再畫一系列
不朽的作品

但任他怎麼塗抹
就是塗不掉
黃昏的畫布上
那雙惆悵的眼神

終於按捺不住
越來越膨脹的藝術家脾氣
他順手抄起一桶黑漆
猛潑了過去
沒想到就這樣完成了
一幅題為《黑夜》的傑作

鏡子

明察秋毫
一絲白髮
一尾皺紋
都不放過

當然也有不板著臉的時候
面對

呲牙咧嘴
搔首弄姿

伸舌頭做鬼臉
一閃即逝

惡作劇的

眼神

以及一個隱秘的
狡黠的

笑

■謝勳

水和沙湖的故事

可別以為溫柔的我
就找不著你，沙漠
能耐是我的天性
靜靜地等候
百年一次的天驚地動
我乘著賀蘭山的山洪
來到山腳下的蒼涼
佔據了你一窪的心田

我撐起一簇簇
蘆葦慈悲的氣質
讓千萬隻
遠方飛來的過客
躲避世間的風風雨雨
生男育女
繼續尋覓
不斷往返兩個家鄉的
生命的意義

註：寧夏有沙湖，蘆葦散佈期間，
供候鳥遮風避雨。

歷史的記憶能有多深？

“歷史
不斷造就了極少數
卻讓以血汗雕刻功名的無數
快速湮埋在集體記憶
岩層的底部”

成吉思汗
達達的馬蹄痕
醉倒在青青的草原裡
幾番灰濛的風雨
總是把它化作寥落的春泥

■杜風人

碑問

黃土高原煙囪狼嗥的狼煙
染黃橫眉怒目的黃河吼

浪濤吶喊 喊醒李賀
詩中幢幢睜睜哮喘的墓碑
逼視 千年一燒的丹山
追問 咸陽宮方鏡的人心

塞外西伯利亞近
還是盛唐長安遠

鐘乳石

豁開化外空洞的口 讓洞外
瓠犀的月牙 瀏覽
那遺帙砂漏嚙齒懸磬的吊影
凝結纍纍風韻猶存的母語
滴答 春秋吊詭的口述歷史

平安夜

上帝 恩賜我千百種藉口
讓我活得挺像一個人 沉浮
壺中江湖 也蠻像一條魚

午夜牧鈴 千里外一窩相思燭光
天涯孤獨漂島 獨酌滿杯祈禱
詩是救贖的餌

2008年平安夜

隨著天可汗
飛揚歐亞的火星子
燃燒過征服的狂熱
卻經不起歲月的急驟
流落到歷史的界外

■謝青

雲彩和魍魎

劍河流水默默哭泣
像哀傷生命消逝
志摩靠坐一株垂楊樹下
如依偎小曼，情懷淒鬱
自己前途尚未知
思緒紊亂無奈
恰似迷失於英倫濃霧裏

華人短期外國取經
只能看到洋生活片斷
如圖畫中雲彩，嫵媚新鮮
現實雲彩卻如刀光劍影！
在直布羅陀上空炫耀
在福克島天穹揚威
還在偏遠的海上
像可怕的魍魎

志摩曾寫：
不帶走半片雲彩
流露出詩人純真可愛
也反諷陰謀者惡毒凶殘……

飛奔的懵懂

天空面貌陰暗
像一副哭喪的臉
影響了路上行人
也露出愀愀容顏！

天空為何陰暗呢？
人間荒唐看不下去啦
兩眼發昏心有塊壘吧！
路人何事愀愀呵？
愛情傷心神運氣又不順
英雄淚暗暗嚥進了肚裏！

■陳葆珍

墳墓裏的手機

那年 911
在那世界最大的
墳墓裏
斷斷續續的
呼救聲
發自手機
如今
在她亡夫的
棺槨裏
日日夜夜的
問候聲
也發自手機
啊！這牽挂
連著生與死
綿綿無期

後記：讀曼哈頓一位美國女律師以手機埋棺材連續三年與亡夫“通話”這則新聞有感

2008年12月26日

等會兒雨過天青
太陽唱出金黃色歌譜
遺憾瑣事全渾忘了
阿嬤講不完的兒時悲痛
抵不住年青歲月
飛奔的懵懂……

2008年寄自紐約

■陸怡雯

害羞的包心菜

一棵包心菜的害羞，直到
被人一層層剝開包葉
那是一層層的擁抱
天上媽媽的，夢中如天使的柔軟
海那邊爸爸的，只攏個肩，大咧咧的

還有那些我暗戀、或暗戀過我的人
挺好的，正因為我們的害羞
世界才送出那麼多擁抱

最新一個來自琳達，當我遇到點麻煩
這個重返校園的中年美國女人
在那最後一次熱情地擁抱了我，安慰和道別
沒有互留電話，每次課間的一兩句問候足夠

剝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只有空氣了，趕緊找一個能給擁抱的人
除了擁抱，我什麼也沒有

早起詩

每天早起讀一首詩，漱一漱口
是自己寫的詩，存在小罐子裏
鹽金棗一樣醃著，慢慢出味道

如此開始的一天會覺得沒白過
接下去做什麼都可以，夢有了
歡笑也有。可以買一隻氣球吹滿祈禱
讓它慢慢升天，低頭生活，不急著實現

每天早起寫一首詩，到老時
若想著還可活上清淡的十年
每天能有兩首詩的儲備，按著時間
主題、音色排好，等我檢閱詩裏的一生

就像每天必有太陽升起。而我從未迷失
不曾有這般的苦惱，風雪成詩
駝鈴在沙漠盡頭漸響漸遠

■向明

盡頭

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天命無常
卻仍在拼命地找尋
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盡頭
海角天涯的盡頭
螢火蟲燒盡全身熱量
何日能探照到一條大路的盡頭

城門失火延燒至那家權貴才算毀滅盡頭
老媽媽問嘔氣不歸的兒子究竟在何方盡頭
銅像一直罰站到何日才是刑期滿的盡頭
魚要如何用力才能躍到龍門的盡頭
鳥要怎樣展翅才能飛到天堂的盡頭

也仍祇能竭盡智慧去發現，結果
流水沒有盡頭，江湖祇是風險過路
棒棒糖的盡頭肯定祇剩一根棒棒
夢幻的盡頭祇是空歡喜一場
即使落葉賴著不走，要離枝而去的
終究飛去找自己再生的盡頭，與你無關

已是“死海”了，鹹得已經沒有出路
還有另外一處甜甜蜜蜜的盡頭嗎？
中南海的盡頭已不再是什剎海的古董店
北極熊已被暖化融冰得走途無路
兔女郎終究成為塗鴉哥兒們的逞慾對象
好人的盡頭肯定是地獄，走錯也絕非天堂

2008/11/23

堅持黑暗是正常

他堅持黑暗是正常現象
伸手不見五指才可實現他的理想
魑魅魍魎都是他的黑道弟兄
伏地魔和糾羅剎是左右護法
五鬼一直在協助他搬運

■秋夢

騎士

——寫給牛年

今年我騎牛非騎馬
更非如武松騎上虎背

既無鞭策的雄心
故無騎虎難下之憂

卻悠然
與牛兒在時間的小路上漫步

2009年元月5日寄自越南

不義和巧取來的
花花銀兩，股票證券

你也認為只有在黑暗中一切才能正常
太陽底下所有的陰影都會露出尾巴
獻媚的笑容和私相的授受都要顯出破綻
只有蒙上漆黑的幕帷才看不出隱藏的勾當
和幕後直指的刃首和投槍
誰都認為凡成大器者必具暗中算計的技倆
光天化日只能用擁抱或親吻偽裝

我不否認暗黑中確實會行事方便
白晝當著滿街行人搯出老二打手槍
肯定會控有傷風化不定送進瘋人院
要是在更無人靜即使赤身露體裸奔
連廊簷下的遊民伯伯也懶得瞄上一眼
暗黑中行事最大好處，即使臉紅心跳
很安全大膽進行吧，總以為別人看不見

2008/11/17

■魯行

夤夜獨步山寺

庵堂幽深。昏暗佛燈
是瞌睡人的眼
——山寺睏了

木魚聲隱，如來天外
被寂靜放大許多
一下，兩下……數山寺心跳

簷角滿月，好大一滴
露。怕砸破山寺好夢
遲遲不敢往下掉

2008.9.12-10.27 於槐蔭居

小憩

——刻在亡姊的墓碑上

心之一隅，當是
絕佳風水寶地
於無盡思念中棲居的英魂
不會乘風遠去

想你時，“姐姐……”
輕輕呼喚一聲
你就從心裏來到親人面前
一如靜美的秋葉翩然而至

似非永訣，倒像
平時你太勞累了
此刻，正在小憩

作於曉峰故胞姊週年忌辰前
2008.12.12 寄自河南信陽

■ 嚴力

知識版權

最近，西方世界的不少
跨國網路公司齊聲高喊
“不上電腦非好漢！”
這讓我們馬上想到了法律
我們要到國際法庭告丫的！
雖然電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
但憑著這條口號的技術含量
就足以證明
中國人的知識版權
被抄襲了

2008.1

美妙的詞

“輸掉了”
輸掉了是一個美妙的詞
我們把貧困輸掉了
我們把痛苦輸掉了
我們把疾病輸掉了
問題是輸給誰
哪一家賭場
哪一屆政府
甚至
哪一位上帝有如此的雅量
接下來的問題是
我們的雅量更大
我們一直在贏

2008 · 3

歷史

照片印出來了
就不能再往裡加東西了
這就是歷史

■ 冬夢

替青春寫了 十八行詩

太陽在公園的溫度剛好
我在石椅上寫詩
剛好
有一陣花香
有一陣輕風
疏離了的歲月
我在懷疑
詩
是否真的可以替我將青春追討回來

非關昨夜寒風
非關昨夜冷雨
醒來的夢
原來昨夜未及流下的淚
此刻
都滴在我這首
替青春寫了十八行詩
不忍見到的
一片濡濕

2008年寄自香港

但因為某位主要人物的
眼睛閉上了
照片立刻就被重拍了
照片印出來了
就不能把東西取出來了
這就是歷史

但因為某個異見人物
正巧從旁邊走過
照片立刻就被裁剪了

2008.8

■ 朱楓

未雨黃昏

未雨，有雲，百萬毛筆伸進天池
向西，高路入雲，腳可以向前
可以向後，如果有雨傘，也可以試試
會不會有雨足願意踩響你的聆聽

有不確定的雷聲，在遠處的山頂
晚鴉成群叫著不是回聲，樹還是立著
在地上越站越黑。有巢搖晃
一些房子在風中淡入水墨

而晚蟄從草下的靜處輕喧起來
吱吱的不高不低，在暮色間
一隻看不清的狗，沒有人叫它
它要回家，跑在你的前邊，有燈亮了

雪地裏的兩隻鳥

雪是大片空白無情的佔領
兩隻鳥，或者說一對鳥
在雪地上—小片亂草叢中
啄食著冬天僅有的枯葉

我還說不上它們的名字
活著讓它們忽視了危險
它們在離我不到一米的地方
冬天的草，多香的糧食

我可以是一支槍，也可以不是
在冷的雪裏，兩隻鳥，兩粒子彈
擊中了我內心同情的部分
這個黃昏，我感動於兩隻小嘴的艱辛

天樹上西掛夕陽的暖巢
它們飛到一棵蒼柏的下面
我走近，它們四隻小眼看看我
緊挨著，要度過一個冷黑的夜晚

2008年寄自山西省黎城

■桑克

清 潔

清除多年接受的壞影響，
比拂去衣襟的落雪更難。
它是滲透在灰漿似的大腦之中
還是脫口而出的瞬間，
本身就讓我感到困惑。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臉有多髒，
我就沒有辦法進行洗滌。
沒有乾淨的水，也沒有
高強度的洗滌液，
而且對面匱乏一面真實的鏡子。

更何況身份可疑的鐘點工
時常出現在靈魂的書房之中。
他看起來和藹可親，
其實比殘暴更可怕。我比你
瞭解軟刀子腐蝕的魅力。

厭倦正路而轉向老路，
已經成為一項時代的通病。
我必須小心，必須厭倦
這種厭倦，必須使正路的煎餅
看上去具有新鮮的奶油之美。

井底之蛙的擔心幾乎是
一生的。他爬到半壁
就以為到了盡頭，然後寫起
風花雪月，或者沉醉的晚風。
笨伯自傳都是這麼寫的。

此撞車不是彼撞車。
此哈爾濱不是彼哈爾濱。
既不自卑也不自傲，忠實地
站在雪中，接受寒冷的教育，
冷風之中的氧氣的教育。

■古松

廿年風物想依稀

——敬賀“文學報”廿年報慶

聽說廿年前你已挑燈尋覓
每一根骨節都在肩負
冷眼下連串的苦澀忐忑
盡管山石嶙峋
依然不捨不棄地穿越障礙
期待那一份浪漫
繆思眼眸裏的一點痴

廿年來何止天搖地動
每一步每一年都是擔憂
風雨胡亂飄搖
失魂落魄中你依舊守著
一個古代和一個夢
夢中 成李杜
成《離騷》

雖則坎坷在前，艱困在後
回頭廿年風物依稀
蒼茫記憶深處
原本空著的雙手早已盈握
明日的陽光近在咫尺

2008年寄自香港

當代的學徒即是歷史的大師，
或許什麼都不是。
當晨霧消散，自身也許
連人都不是。只是一塊頑石，
憂慮著榴霰彈的哭聲。

2007.12.1.20:09 哈爾濱

■莫臥兒

當淚水遇見海水

知道嗎
你告訴我的海
和我想的
不太一樣

你說在大海裏游泳
多麼自在
我想在海水裏
會不會碰到巨大的人魚
她是不是有著珍珠光澤的皮膚
和人一樣好奇
會不會來到我的腳邊
和我說話 聽我歌唱

你說海裏有美味的魚蝦
船上的人們總能撈到海鮮
我想那些失去了親人的水族
會不會在有月亮的晚上
逐一爬上沙岸
坐在椰樹的風聲中痛哭

你說海平靜的時候
藍得發黑
藍得像絲綢
我想他發起怒來
會不會向天空傾斜
會不會翻轉
把苦澀的海水倒向人世間

秋去冬來，星辰也會偏移
當冰雪覆蓋大地
海
你會覺得冷嗎

2008年寄自北京

■張耳

怎麼寫

桌椅

響的流水，嘰嘰呱呱，楊樹林
高質地木柄陽傘
鐵網桌椅缺失木的適意
靠著坐著的感覺。是不是
能把偏旁換成金字的組合
讓我們重新
靠近漢字的肌膚和
深層の間架結構？

她鐵絲鉤織的碩大手工
一領纖柔的筋骨
扭過矯臉違背敘述原則：
女紅很重
重得需要起重機的鈎鈎——
“紅”，因而是個錯字
連帶紡紗的“機”不配起重的“機”
貼得太近又離得太遠
我的漢字進退兩難。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後
我們怎麼寫肥貓
陽光下自在熟睡的一團
疑團：什麼都顯得矯情——
包括這一口前重後輕的
標準普通話咬字節奏
據說也來自阿爾泰山以北的
非漢語口音。

在筆劃的縫隙間
在鐵絲與針線間
椅’子與椅子’
英式下午茶與泰國咖喱
泰山抑或阿爾泰山
方言和普通話
肥貓和疑團

■莫云

今夜，雅典的 天空很神話

——夜眺巴特農神殿

長日已盡
阿波羅卸下疲憊的戰馬
阿特米斯點亮失眠的星光
戴奧尼索斯忙著
在每個酣醉的金杯
注滿狂歡的新釀
今夜，雅典的天空很神話
眾神齊赴雅典娜的聖殿
痛飲吧，這是宙斯的夜宴！

隔著一整個塵世的距離
這神話的天空曾經那麼遙遠
今夜，你終於
將它拉到伸手可及的眼前
一窺眾神失態的酒後
如何將人類的命運
玩弄於翻覆的股掌之間

今夜，雅典的星空很燦亮
走訪眾神的故鄉
昂首天問——
能否鬆手，不再
做你們掌中的懸絲偶人？

註：“巴特農”為祭祀希臘神話
中正義之神（也是雅典城的守護神）
雅典娜的神殿。阿波羅，太陽神；
阿特米斯，月神；戴奧尼索斯，
酒神；宙斯，眾神之王。

陽光下
這個時刻的小茶館
這個時刻的（阿爾）泰山
緩緩轉動
以無神無畏的手印

■李斐

窩在床上做的

除了愛以外在床上
可做的事情還是多籬籬
例如和英明大帝
秦始皇做問答遊戲
有厘正經非儒不生
那幫寫現代詩的可能被坑
如何致富陞官捷徑
升學名校和 play Boy
暢銷書怎捨得焚燒
也可以跟漢武帝開個玩笑
將司馬遷陽性去勢
史官傳後子孫陰聲陰氣
少掉書囊多多擦鞋
最最厭惡那個趙光義
呷醋李煜書詞好靚賜死算了
何必一定要用牽機毒
性虛待小周后猶未過癮
還把花蕊夫人當箭靶
只因要求嗽口才接受親親
報應他右屁股挨了兩箭
他左屁股也該再版重演
王維和李白為什麼不能做朋友
同齡同時住在長安
同飲黃河水做的酒
圈子內一堆共同
孟浩然高適攬膊頭老友
就是互看不順眼也不順招
詩人大會你不誦我的詩
我也不唱你的歌互捧臭腳
過去也現在文人最多情意結
到此而止這個遊戲不再連續
未完成戲集請別人去寫流行通俗
我要起床吐一口歷史的悶焗

2008年12月5日紐約

■夏野

一月雪——致諍友 Li

眼睛籠罩
山和覆蓋山的雪
事物被刪去的輪廓
我想我或許會被詞語咬傷
——羅馬尼亞伊·佛羅拉
(杯子的影像在顫抖)

一月雪

白雪花花似劍
指指點點撲向窗前
黑白分明
誰？誰在敲門？

靜悄悄

回應
血，驟然激流
火旗，焰焰沸騰
心眼與足心融在一起
足的愛心的恨
愛多？恨多？
愛與恨相交
飲下一杯烈酒
愛縱然比恨
多那麼一丁點餘輝！

！

多雪的冬天
滄海，連綿起伏
龍章鳳姿空虛的美麗
大刺刺的舌唇
在尋求風與霧的神韻
浪尖咽鳴
躲躲閃閃的海潮音
在啃食時光留下的
馨香。嚙下——
遺憾白花花的心魂
墜入海底不沉

？

硬僵僵的迷失？
一瞬間的海市蜃樓？

花敗？
果蛀？
美聲低吟？
體內芳香馥郁消失？
花果從此不見，非夢？
飽滿的海參，成泡影？
憂傷的藍天，還堅持高貴？
紅色的土壤，還倔強傲慢？
生命的歌手，還撫弄風琴？

！

去沉睡
去流浪
去死亡
忍痛！
——媽媽在揭示。
不用顫抖！
——大地的根依然再生。
莫忘記憶！
——嬰兒們都在逆勢成長。
！ 這絕對不是謊言！
！ 這是白雪花花的擁抱！

？

舔淨眼屎去問
舔淨淚水去問
舔淨滴血去問
舔淨污穢的嘴臉去問
問：灰色的牆何時跨越？
問：黑色的礦窖何時有笑聲？
問：紅色的暴力何時足跡消滅？
問：農民的土地何時不被野獸蹂躪？
門，有多深
何時能暢通無阻？
月色，伴我飛行？

一月的白雪啊！
快敞開你博大寬宏的胸襟
去呼喚！春陽

早早出現
媽媽和孩子們都在期盼期盼！

2009年元旦之夜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于中

“家庫”門前

如倫敦廣場內
那一群覓食的白鴿
每天我路過
Home Depot 的門前
這一群非法移民
瞥見車輛駛入
就如見到麵包屑的一窩蜂
祇求一份散工
而車後尾拋下無情的煙幕
彷彿當年他們的美國夢
漸行漸遠
留下我獨自慶幸
我是駕車的人
載著一顆同情心
奔向上班的高速公路上

12/30/08 寫於休士頓市

從黑白到彩色
我的少年時代
再跟隨著類比①
轉到了中年的數碼②
電視啊！
又新了耳目
時代啊！
更上一層樓
而新詩啊！
也已網開一面
享受著速遞的自由
於是我憑著兩張優惠券③
正如我一口氣寫下兩首詩
換來折價的轉換器④
偷得浮生的半日閒
走向數碼時代
走向電子詩壇

2009.1.6 寫於休士頓

① Analog ② Digital ③ Coupon
④ Converter

數碼電視

■章治萍

哈城之殤

題釋：“哈拉庫圖”係地名，現一般簡稱為“哈城”，在青海省湟源縣境內。湟源縣東接西寧，西臨日月山脈，穿過西寧的湟水河（昌耀曾在河畔居住多年）之上源就有湟源來水。湟源三千多年前是西王母國的“首都”，古人所謂的“昆侖山”經專家考證便是日月山的主峰野牛山，其海拔4800多米，山頂積雪常年不化，是環青海湖最高峰（日月山脈西北面即是青海湖）。“哈拉”是蒙語，意即為昆侖。“哈拉庫圖”就在日月山腳下，曾是唐朝與吐蕃國分界之邊城，一時成為“商旅要區”，直到清朝雍正年間其“商旅”功能才向東移至現湟源縣城（丹噶爾），那時，它有“環海（西海，即青海湖）商都”之譽。現存的“哈拉庫圖城”用夯土建築，位於現在的湟源縣日月鄉（昌耀當年被“囚”時最初就在此“鄉”勞教，當時為日月山公社，並寫下相關著名長詩）哈城村，為清朝乾隆年間因戰備而修築。舊城址周長760米，佔地4萬平方米，依山而建，西高東低，平面佈局呈菱形，城內的牆體、壕溝、角棧、甕城等保存尚好。其四角設有碉堡，東西各開一門。其名為城，但城內無民房設施，卻有土地、玉皇、山神、關帝等廟宇。

此系列組詩共由64首詩組成（暗合昌耀先生卒時64歲），其中上百行長詩兩首，本刊在此分期選發。

詩人之死

一些被時間弄碎的記憶
在蒼天下露出猙獰：

一位詩人
走進了一扇門
卻不見出來

景 遇

透過與歷史之風交戰的袖口

我坐在蘇醒的經石之上
終於看到卑俗的光明

暗月無光

會是什麼緘默到今天——

那些能掐會算的節氣
或者，掃蕩全域的季節風？

聽著流水行進
那些暗暗得意的殤曲

無杯之水

一位疲憊不堪的朝聖者
冷坐在地球這壁
卻思索著地球那壁的温度

一路被烘烤的泥渣
散落在詩人苦旅的高車之後
那些夯實的靈魂吱吱呀呀地隨風
漸行漸遠

只有水——掌中無杯之水
始終映射著灼人的光芒
哈城於是變得冷酷而陌生

諸如此類

不錯，諸如此類的雄鷹始終追隨著
強烈的陽光
它們雖然會圍著屍體貪婪地分解歲月
但在更多的時候它們一直是在衝刺

不錯，諸如此類的詩始終搜索著
生硬的辭彙
它們雖然會檢出雋永的經石傳承精神
但在更多的時候它們一直是在放逐

——漫無目的的境界
將我支離破碎後重壘天堂

安魂曲

你的燭影在刀光劍影中閃了一下
一時
我不能準確地記牢你的位置

變 換

一些自詡為螻蛄的傢伙們拼命想
往外面走
一些被別人誇張為鳳凰的東西
卻想進來

這與婚姻無關
在哈城之巔是我迎風飄揚的旗幟

虛構之居

在我與他之間
一脈相通的血液迥然不同

流浪于虛構之居
我竟束手無策

聽 幡

湍急的詩行隨經幡在吟唱
於未名之處
闡述著成名之途的序跋

並且
斷然地拒絕推敲
或者刪改

分 明

分明。在投機者分明聳立在
高地之巔的時候
螻蛄只能與大地一同前行
一路無求
並不曾回首

2008年寄自青海

■伊沙

詩之堡

英格蘭！醒來！醒來！醒來！
你的姐妹耶路撒冷在召喚！
你為何憔悴地睡死過去，
把她關在你古城牆外邊？

——〔英〕威廉·布萊克

1
黑夜提早降臨
英格蘭已經睡去
我這個東方飛來的異鄉人
摸黑潛進了奧爾德堡小鎮
駐足在臥著一頭小白獅的
酒店門前

此處距海邊
只有一百米遠
但卻什麼都看不見
彷彿回到了童年的劇場
燈光漸暗
樂池之中樂聲大奏
樂隊在演奏革命的交響曲
我擅自離座臥到樂池邊
偷偷朝裏看——

耳邊轟鳴著
什麼也看不見

2
海鷗的叫聲喚醒我
起床下地撲向窗櫺
提起窗簾探出頭去
卻見一樹烏鴉

要照西方的說法
這似乎暗示著某種凶兆？
沒關係！我的行李中
還撲騰著一隻北京的喜鵲
可以放飛出去……

正這樣想著
白色的鷗群翩然而至
煽動結實有力的翅膀
驅散滿樹的烏鴉

3
在壯美的晨曦中
終見北海真面目
青灰的大海
海浪如鉛塊
男性的海洋
拒絕了漂亮

連海灘都被拍擊成
粗礪的石子
不揉一粒沙子
海灘乃石灘
停泊著幾條
廢棄的漁船
更像是被拖上岸來的沉船
叫人無法避俗地想起命運

天空有日出的景觀
卻沒有太陽的結果

4
甜點一般精緻的小鎮
童話般不夠真實
更像是一個專為音樂與詩
虛擬出的網上的社區

我目睹一輪明月
在火燒般的晚霞中升起的奇觀
納悶著整個白天
很少看見人——無人誰來聽詩？

街燈初上
只見人流清泉般汨汨冒出
從四個方向朝著一處奔流
我被沖刷著來到今晚朗誦的
銀禧大廳

5
來前我聽到過一種說法：
在如今的地球之上
如果你在一處地方
能夠同時見到五種以上的動物
並與之和平共處
就是抵達了天堂

我在銀禧大廳朗誦的今晚
台下是與人同行的狗
越過院牆而來的貓
低頭嚼草的牛羊
頭上盤旋著海鷗、鴿子和烏鴉
松鼠也跳到了腳面上……

我為眾生放聲朗誦

6
熱愛詩的人
都是我的親人
懂得我詩的人
都是我的情人

靈魂間的
交流語言
不是英語
不是中文
而是詩
只是詩

7
我來自歐亞大陸的腹地
在我這個大陸之子眼裏
擁有海洋是一種富有
兼有河流則成
一種奢侈——

哦！上帝偏愛這裏
奧爾德堡河像閃閃的銀又一樣
又在奧爾德堡這塊金黃色的
麵包上

沿著河流上溯
終見兩隻白天鵝

鴛鴦一般
棲于水中
而在這時
與我同行的澳洲翻譯家
正在講述他與妻子的愛情——

他和她都希望自己能死在
對方的前頭

8
小鎮居民
在鎮中心
為狗塑像
卻將音樂大師布里頓的
紀念鋼雕請到了海灘上
令其面朝大海
洶湧澎湃
（什麼“春暖花開”？）

9
迎面而來的陌生人
老熟人一般
熱情地打招呼
從身後超越我的
跑步的少女
也不忘問候一聲
嚇了我一跳
請原諒一個
在鬥爭中長大的中國人
對於相敬如賓的不適應

10
當我在鄉間小路上
天堂般的美景前
流連忘返之際
那個與我打過招呼
迎面擦肩而過的
端莊嫺雅的中年女士
出現在當晚的銀禧大廳
站在場地中央
為正在入場的老年觀眾
帶路引座

11

在薩福克郡美麗的田園風光中
我神情恍惚地迷失了
來到四塊相連在一起的足球場
綠草如茵綠得驚心
在這個淑女也在談論足球的
國度
我有一種隱秘在心的自慚形穢
我惟一能夠做到的是
讓它起於足球而止於詩

12

胖男孩（他應該叫湯姆）
與瘦男孩（他應該叫大衛）
在社區的路口相遇
面面相覷
茫然無措

幾分鐘後

在下一個路口
我又看見了他倆
大衛騎車
湯姆跑步

這裏一定不是他們的天堂

13

小鎮上惟一的書店裏
有我熱愛的三位詩人
威廉·布萊克
艾倫·金斯堡
查理斯·布考斯基
不好意思
還有我自己的詩集
與大師擺放在一起

靠！我幸福得差點叫出聲來

14

小鎮上惟一的中餐館
從未見其開過門
像是為洗錢而開的那種
叫人聯想起黑社會

15

晚餐前後的白獅酒店
變成了老年人俱樂部
那些有型有款有風度的
老紳士老淑女
真像是從19世紀的英國小說
插圖上走下來的人物
你給他們拉門
他們向你摘帽致敬
而在白天的鄉間公路上
開快車的也是他們

16

我有三次進過教堂
卻沒有看見過一名神甫
第三次是在鐘聲敲響的時刻
它仍然空曠得令我心慌

17

我後來才得知：那陣鐘聲
是為戰爭中的死難者而鳴
他們的紀念碑
就高聳在濱海的小廣場上
碑下擺放著幾個花園
碑頂棲落著一隻鴿子
一個掙脫出母親懷抱的小孩
張開嘴大口吃著海風
淌著鼻涕
指著它叫：“鳥！”

19

偶見米字旗迎風飄揚
方才意識到這座
夏天音樂冬天詩的
世外桃源
屬於一個國家
並且是個王國
是需要簽證官
蓋下冰冷的鋼印
方才能夠抵達
在詩與詩之間
橫互著國家
從王國到王國——

天下烏鴉一般黑

20

走進教堂一側的墓園
在林立的墓碑間
聳立著庫克船長
（難道他是埋在這裏？）

他就是奧爾德堡的靈魂吧？

不，不——這正是

一種要命的王國式思維
每塊墓碑都有自己的名字
每塊遺骨都有自己的靈魂

21

來時我吃掉了一條魚
去時我划走了一只船
來時我懷揣著一卷詩
去時我帶走了一本書
奧爾德堡
我只是你匆匆的過客
與所有命定孤獨的詩人一樣
到此投奔一個短暫的
溫柔之鄉
轉瞬即逝
夢醒時看清前路
依舊是不堪的現實

22

除去北海的魚
此處還盛產蘋果酒

要一瓶來嘗
不料卻醉了

我對我的翻譯家朋友說：
“在異國他鄉，我沒了酒量”

他說：“是的
你好像很容易醉”

23

五天四夜

我還是沒有學會

坐在電影佈景般的街頭
坐在露天咖啡座上
將透心涼的海風
像牛奶一樣
攪進滾燙的咖啡中
然後再十分愜意地喝下去
這是一名過客
與本鎮居民的最大區別

24

蘇格蘭高地來的詩人
未穿裙子
擅長吹奏
他像變戲法一般
變出了隨身帶來的所有樂器
逐個吹奏它們
都能吹出風笛的味道
將所有的曲子
都吹成了天籟般的
“一路平安”
吹得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吹得感時花灑淚恨別鳥驚心
吹得執手相看淚眼無語凝噎
把離情吹成了愛情
把愛情吹成了傷情
“輕輕地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地來”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做一條水草”
吹得我在一瞬間
理解並原諒了
志摩的軟
（在英國我老是想起他來
他那帥帥的樣子極富尊嚴）
最終
吹落成離別時的一場
綿綿細雨
在加速離去的車中
雨刮器努力地工作著
刮著落在前窗的雨水
也刮著我眼鏡片上的霧

2008.11

《趕路詩刊》

組稿：張建新

■老德

生活多麼美好

生活多麼美好
我可以按時睡覺
睡不著怎麼辦
我還可以推開門
去象湖公園散下步
抬頭看下天上的星星
還可以拿出電話
撥打你的號碼
如果你不在服務區
我還可以和另外一個人
在電話裏聊聊天
這時電話沒電了
生活還是這樣美好
我可以回家
繼續睡覺

豹子

我就像一個
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豹子
每天都在追逐著跳羊

我的速度太快
總把自己搞得塵土飛揚

我不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我需要大塊的肉
來保持我的熱量

我靜下來的時間很少

總是來去匆忙

我也想停下來
和你談一場完整的戀愛

可是為了那狗日的生存
我又得連夜出發
去尋找那該死的獵物

■龐華

獨孤

那卵石一直在江邊
它沒有嗓音
可它卻說出了自己
就像天籟說出天籟一樣

羊群

一醒來，我便回想剛才
我從天空，又從大海裏
分別趕來了一大群羊

一醒來，我便回想剛才
我把來自天空的羊群趕下大海
再把來自大海的羊群趕上天空

一醒來，我什麼也想不起來
我望著天空的羊群
想到了大海裏浪尖上的羊群

■陳堅盈

女鬼

我想
我會愛上一個女鬼
我想

遇到女鬼的時候
她一定赤身裸體
我會給她
穿旗袍、電髮
給她修剪指甲
塗口紅
擦胭脂粉
乳房太小
我會給她
做隆胸手術
女鬼
白天害怕陽光
夜晚
我會帶她出來
帶她經過墳地
來到時代廣場
讓她看燈紅酒綠
看她死後這幾年
祖國的發展
是多麼昌盛

卡夫卡

許多年來
我不喜歡讀變形記
那本書放在書架上
書頁日漸發黃

我只想寫一寫這個男人
日益消瘦、掉頭髮
寫他三十歲的時候
蓄著鬍鬚
坐在河堤上
與另一群男人
喝酒、吹牛
談閨房之樂

■如風

冬天來了

又降了5度
麻雀們聚集在一起

早晨，我來到院子裏
它們“轟”的一聲
從地上彈起來
至少有 100 隻吧
它們的孤獨
可以計算出來

畫卷

尖頂。白色十字架。
沙灘散著橫七豎八的膚色
上帝跟信徒們交換過靈魂
阿門像阿彌陀佛
像一個神有兩個名字
道路繁忙
人類把時間跑得飛快
洋教主說“多好啊！”
他的目光及處
一群海鳥正修補著
棕櫚與天空的裂痕

■水筆

對母狗的抒情

現在，我只對你抒情
除了你，我已懶得再說什麼
而我說的都是新鮮的辭令
你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
在大街上，你踮起腳尖
也可以為我擋去一些灰塵
我啃過的骨頭
你從不嫌棄
不像那些露水女人
天一亮，就不見了蹤影
其實，我對你最好的抒情
不過是一聲呵斥
賤人，來舔舔我

安 慰

媚患的是地中海貧血
這種遺傳性疾病
無法根治
經常暈倒，隨時可能死掉
這種病除了靜養外
需要定期輸液
醫院很忙
媚就把藥劑帶回家
自己給自己掛瓶
她笑著說
難怪患者都說我技術好
原來我扎針真的一點也不疼
那些護士經常紮不到血管
痛死人
沉舟桅腐
病樹歡顏
我抱著她說
要死，你就現在死

■小衣

生 活

天空透明如玻璃
在一個無人的角落
我用醋加在蛋上
這顆好蛋
在之前他們都承認他是好的
我也承認他是好的
但是現在它開始變質
開始貶值
只是一個實驗
它馬上就軟了
這沒用的東西
這見風使舵的壞東西
現在，它滾不了了
它停在你這裏，好好等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但是它徹底地軟了
那連男人的責任都堅挺不起來的廢物
此刻
他多麼悲哀！
在林間

我認識的春天的另一端
鳥的斑紋沒有改變
它的翅膀大於它的腦袋，時常會有
撩人的歌唱

但那只是童年
現在你要擔心的是
任何時間的森林裏，有木頭打開的
耳朵
有牛屎菇長出的小腦袋

他們都是遍地散佈的小偵探，他們會
在避開陽光的地方
看到我們親吻。

《金三角》詩刊

■還非

滴水凹

這是臘月夜裏水滴聲音的事件：
霏霏陰雨，排水管道每隔一分鐘
零二十三秒，落下一滴雨水，
把陽臺上的遮雨黑鐵皮敲響：
“當”響聲雖細，靜夜裏，
水滴以重量敲擊鐵皮發出的聲波
而擴散到黑暗中，大約時長只有
十分之一秒吧。但還是讓金屬與
自然的偷情，搞得一夜不安寧。
一滴水，我曾想自己是那東西，
渴望悄無聲息，從天而降。
也把母語中每一個詞，當作一滴滴水。
但像今夜聲音的曖昧，我煩，不安。
少年時，雨停醒來，聽瓦頂簷水
滴落石階和階下土埕的聲音：
嘆，沒了。
進入。到位。歸屬。可靠。放心。
這就是我的每一個詞，
這就是我的每一滴水。
現在我也要掉落，想回家了，
我看見那石階上被雨滴敲出微凹
的形狀，幾輩人聽聚的滴水聲，
都滲入那石凹和土凹裏，
淺如肚臍，深如小盞，
它們於這個大千世界來去之間，
都只是那優美的一響即逝的：嘆。

今天大寒

今天是一年中最後一個節氣，大寒。
到這天還沒下雪，往後就是立春了。
到了冬季我會盼望，
大雪沒把我覆蓋，於距離太陽
最遠的日子裏看不到大地極至的承受：

一切裸露無遺著，
萬物蓬勃無阻攔，
城南路每天都車水馬龍，
經濟頻道播放各類上升的指標，
海嘯地震後已派出損失估價團隊
老吳說公務員快要加薪了，
那盆吊蘭又露出一葉新芽。
哦我的屋裏沒有生起紅火爐，
這個冬季還是冬季麼？
昨天給外孫買了風雪羽絨衣，
一跑就冒熱，他就喊脫。
是呀，他捉迷藏必須躲到地窖裏
那寒冷的深處：白菜，馬鈴薯，
酒，種子，
一隻蟋蟀臥伏薯堆裏輕吟，
於距離太陽最遠的地方，
忙著自己黑暗的活。
是的，這大寒，就應該是
冰天雪地萬物躲藏的樣子。

■阿角

說唱

佛說，你看
棄嬰，病人，老人，死者
我說，我看到了
棄嬰吮吸的乳房
病人房裏的藥罐
老人手上的拐杖
死者身下的棺木
看到了，乳房擠壓春天
藥罐盛滿藥香
拐杖長出枝葉
棺木走向叢林

共和

周厲王在位
市民街頭相遇，用眼光相互打量
有人說，口於民

如山川之於大地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三年後，即西元前 811 年
周厲王逃往山西
這一逃就是十幾年頭
無王的日子，村野街市倒也太平
史記上把這一段歷史時光
稱做共和。如周共和二年
周共和三年，等等
就是說，這是我所知道的
最早的共和

■冰馬

幽暗

鋼筆，這頭游離了生活的怪物
和久別的鄉親一樣
再也找不回握手的情誼

曾經用它寫字，寫詩，用它翻譯
我所謂的翻譯是從別人的漢語中
增刪改正，靠向自己的句式

我越來越手生。吹不乾墨蹟
坐下來時候，膝頭的傷疤
被書桌腿抵痛。鋼筆也好端端落下地

霜降

白露為霜，可氣候變暖，還穿著
短袖 T 恤
還在遊蕩，手插褲兜，像 80 年代一樣
居無定所地漂啊漂，吊兒郎當，
跟著漂的
還有兒子，他三歲零兩月，幼稚園
換了仁

做點小生意，告貸無門，準備申請
信用卡
一個本地殘疾也能享用五千透支，可我

沒有房產，沒有汽車，沒存款，
甚至沒社保
霜降了，我還是個沒有信用記錄者

■方惘燃

久別重逢

我們少了點怨恨，
多了一些流淌不出的苦水。
此外，再找不到
任何改變——
除了時間，
除了莫名的哀愁，
怎麼會情不自禁地漫上？
除了忘不掉的，
回不去的，
躲避不了的，
那些記憶，怎麼會
不由自主地氾濫？

你向我說起了人生

你說……
“馬馬虎虎啦，活著
關鍵要對自己
好一點。”
我沉默，
我沉默是因為——
這句話，
我正想對你說。

■水筆

家書抵萬金

民工李輝強的手機
晝夜不關
上個月
他家裏來信了

工友笑話他不會發短信
他說你們懂個屁

捱了七八天
李輝強回家去了
回來時，身邊多了一個男孩
第二天
李輝強帶兒子去嘉年華
這次，沒人笑話他
入夜，他把兒子送到
華山醫院
兒啊，夜裏別怕
有人要你
那就是你的造化
能活下來
也不要來找我
記住，誰給你治病
誰就是你爹

每個農民工都有神經病

李輝強比別的民工更幸運
一出火車站
就遇到了招工的老闆
李輝強來到天河區
在僻靜的小巷
老闆奪走他的背包
李輝強生死不肯
於是，他們插了他兩刀
第一刀
紮在手臂上，鮮血飛濺
第二刀
刺穿了帆布背包
劃破了裏面一包黃土
乾淨的土粒
撒在漆黑的馬路上
格外醒目

——神經病
沒事背包土出門
搶劫犯罵罵咧咧地跨上摩托
一溜煙的跑了

《九龍詩刊》

組稿：天界

■天界

場 景

被酒精軟化後描述一朵花的重量
多麼衝動。這比任何時候都刻意
如掉進冬天的窠臼
隔火爐取暖。請允許我想像
並用上詩人目光

你胸豐腴。骨頭精緻
小蠻腰從手指底部探出
看上去那麼嬌嫩
楚楚。你不斷製造短暫場景
而每次偷運咒
的結果，像患上一次哮喘
怵眉的模樣
似乎正承受骨骼重組

完全有理由拒絕誘惑
你不只屬於夜
或傍晚。盛開也不只為了搬運痛
當你擠縮進骨骼
關閉慾念。再突然打開自己
的一瞬
人們看到的，只是破碎

謝 年

噫吁嚱……吾喚天地神靈之氣
盈吾精思。十方菩薩
佑吾一生平安。然，財神土地
助吾殷實，留尺寸樂園自耕
噫吁嚱，吾心動
求事事如意，無疾而終

1
終於，我慢下來。
一柱神明之香燭上祭壇。邪念清澄。

天地之神；合掌者，祈求只是開始。
白灰青煙，驅逐不完虛設。
如生於雞年；
初九黃道；適宜所有變化。
但黑並非就是白的源頭。
凌晨之後，
煙非煙，人非人。
豎立的天空，佈滿道具。

2

拜過十廟，萬事並非休矣。
小鐵釘尖銳，道場在心。
一粒密閉的芥子，
需要隱秘地搬運。幾把香火，
燒不斷一個連環結。
顏子曰：惡，可惡？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趕夢上路的人，
懷揣鬼胎。
提著順風耳，越飄越遠。

3

一把匕首
白晃晃地插在人們心頭
是金，是銀
尺規的執掌著——土地、財神
他們坐北朝南。鬍子花白
小眼迷人。和你沒出生時一模一樣
誰都知道老爺子是個謎
他們來的時候
所有人把門朝內打開
再緊閉。惟恐留有縫隙

■柯健君

做一個隋朝來的男人

要知道把心靜下來有多難。把黃牆上
最後那一個佛字寫完有多難
甚至，在那棵蒼桑的老梅下捧一鉢月光
也是那麼難
我想。要是做一個隋朝來的男人

該多好
看我這雙潔淨的手，是翻線裝古籍的
看我行走時透出的悠閒，是穿長袍的
長廊拐角處轉身的姿勢
是剛剛參拜完佛祖後的醒悟
國清寺門口，我就是這樣想的
——做一個隋朝來的男人。騎驢，吟詩
讓西流的水把唱本沖走
看見燒香的俗客，我束手旁觀
你的祈禱，怎麼能只求自身的
健康和平安呢
我可以捨棄視力，作一盞長明燈
捨棄雙手，給蹣跚的老僧作拄手杖
捨棄靈魂，讓寺廟裏的草木
擁有思想的權力
捨棄心跳
——我願把它送給，一生充滿愛和善的人

秋 色

很多人去了對岸。我一個人
在湖中心划著船——就是在這樣時刻
我常常，把自己想得很黯淡
像藏在這片湖北岸的灌木叢間，深深的
光明都在枝葉之外
那些人和談話聲在湖之外
身邊很近的事物有時彷彿很遠
有時，樹木譁然，水面蕩起微波
我仍陷入呆呆的憫想
——我不及那一片晴空來得明朗
不如沉寂的歲月溫暖
那秋天啊，那敗落的葉片
我覺得多麼蕭條
以前我走過田野，村莊。沿綿延的山崗
走了一里又一里，還是
不能把黑夜走完
我擦拭身上暗暗的部分。還是無法
觸到內心的角落
當我把船靠在岸，走進越來越多的
人群間
風吹落秋色。一閃一閃
有著隱秘的光亮

■徐懷生

那天在村口 遇見一個美人

好心情雲朵裏，叫雲朵更白
明媚陽光原野上，叫原野更靚
花開花紅了
叫天下的女兒更鮮豔

鳥兒飛翔的方向，季節的顏色
向前
桃渚村那天
在村口遇見一個美人
美人轉身走了，時間把我留下。

天 路

好些天 山被陰雨的牆
擋了 柴草和高樹
隱了寺院
一條路濕著下來

消失的藍天白雲
一些明快
悄然躲在牆後面

雨霧裏 零星的傘啊
上寺院進香
或拎水 閒散了
這幾天

窗外的雨季
就在方山的肩上搭著
寺院青煙嫋嫋
像是 走在山頂的天路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 遠方

黃石湖 (外一首)

黃石湖是北美最大的高山湖，占黃石公園總面積的十二分之一。

一面鏡子
曾是神的定情物
失落在這破火山口
並不很浪漫
只是成熟
在北美高原蔚藍的天宇下
這萬年成精的尤物
以她入時的夢幻
以她剔透的冷然
忽悠歲月
忽悠過往的候鳥
忽悠遊客
自然
也不忘忽悠她自己

擋道者

數量不少的野牛是黃石公園的特色之一，野牛經常擋道且作沉思狀，更是有趣得很。

有太多的疑惑
要問
關於生存的
輪回的
關於大眾美學
甚至關於遊戲規則
可先問哪一個呢
一頭碩大的野牛
癡癡地立在馬路中
垂頭沉思
一副萬古孑遺
千載落寞的樣子
聰明的人類就在眼前

■ 宋非

大悲咒

在無限光明的中心
黑暗在生長，瀰漫
就像虛無的光芒中
青青的藤蔓爬滿天空
玫瑰在開放
鬱金香在開放
潔白的雪山
在幽蘭的聖湖中心
投下永恆的幻影

在撒滿陽光的正午沉睡
世界是一個巨大的輪盤
在血紅的目光中
永不停歇地加速，旋轉
只有水晶碾琢的心在跳動
只有黃金打造的面容在微笑
時間的盡頭
是在虛空中起伏湧動的潮水

是無量時間之前傳來的歎息
是無量宇宙所囚禁的魂靈
在最深黑夜裏醒來
抵達虛無的邊緣
一朵金色的蓮花
在最純粹的水中展開

先請教什麼呢
請教什——麼
什——麼
呢
最後只見它搖搖頭
施施然讓了路
我依稀聽到
它輕輕的歎息
一臉茫然

■ 施漢威

當夜寂靜無聲

當夜寂靜無聲
微風是最清涼的天籟
縷縷書香
自暈黃燈光中
誘惑著專注的眼神

當夜寂靜無聲
一通遠洋電話
深宵娓娓款談
馥鬱似一盞香茗
淺呷深嘗
滿口皆是清芳

當夜寂靜無聲
枕被展開整床的舒適
虛幻與現實撞擊
濺出熱熾的希望

當夜寂靜無聲
勻衡的鼻酣
宛若一曲恬愉的安眠
在午夜的胸膛
繚繞回蕩
跟滴嗒滴嗒的鐘響
彼此和唱

夜
寂靜無聲
夜寂靜無聲……

25. 12.2008

■陳銘華

蒼天

神啊，卑微的人們早已心知肚明，是誰將災難的種籽撒向大地的每一條裂縫，又常灌以春雨甘霖，讓它像罪惡一樣蠢動、藤蔓一樣爬滿人類的心頭。但他們依然膜拜、祈求，傳播著福音，並時不時斷河截流、建壩築堤，得意洋洋地催它開花結果

2008年5月28日

關關雎鳩

一隻大鳥跌落水
從赫德遜河上
我們世代遨遊的天空
濕淋淋地控訴
我們悲壯的
自殺方式

2009年1月16日

手電筒

被釘在牆上的
白 是那個牌子叫“合眾國”的
黑 啪一聲迸發出來的
微光將熄未滅之際
他能否找到新能源
來充電 照見
牛年望牛市

2009年1月春節前

■包苞

沿江而下^③

西湖隨想·斷橋

斷橋不斷
斷的是一段美好姻緣

西子湖畔美人多
信手拈來 終究索然

棄一截殘橋在水裏
轟一段念想在心田
盈盈相望 把那枚殘陽
——望甜

雷峰塔

用一段神話
餵養滿湖波光
和岸柳

風來 講給倒影
雨來 講給荷花

留園

遊宦一生 看輕烏紗
江南多情 老爺回家
修房 種樹
賞石 栽花

夜遊蘇州聽評彈

穿一襲流水
飲一瓢燈光
夜遊歸去 夢
也香

桂花·江南

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池魚猶憶 金人南下

遠道迎客 桂花沏茶
桂花 桂花
老外安家 不想天涯

梅家塢品茶

走進梅家塢 走進一片汁液飽滿的葉子
坐雨 沐風 聽鳥鳴

離開梅家塢 憔悴
一枚皺縮的想念

離別熨展的綠煙 細雨 鳥鳴
思念會慢慢吐出來：
鳥鳴 細雨 綠煙……

登東方明珠塔

乘坐電梯 到天上去
看燈光的興奮劑 湧入城市的血管
看霓虹的毫針 喚醒黑暗

乘坐電梯 到天上去
天低星辰暗 群樓競摩天
白雲正閑

夜上海

霓虹摩天 照亮了黑
海風徐來 吹起了灰

高官新下馬 警笛聲正喧
“湯臣一品”燈光暗
有錢也難買一夕安眠

身遊上海 心繫隴南：
犬吠三兩聲 蛙聲一大片
暗香正浮煙

2008年寄自甘肅

■唐曉虹

書櫥開了

河流。此刻文字的河流沖騰澎湃
無數的隘口敞開
書本似競渡之船駛向遠岸

遠岸。青草茂密的遠岸
孔子的寮篷壘滿的條理
杜甫的草堂詩稿叢生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攜手詩學
在堤邊遊說

岸上。閱讀的眼睛從此不再閉合
是誰第一個看見書櫥開了？
幸運的人啊，智慧花束的微笑
是他搖動船櫓的力量

火車開往一片 向日葵的土地

穿過風，我獨自乘坐火車駛進
太陽晃動的天地
向日葵集體歡笑起來
露著滿嘴的豁牙
緊緊擁抱我
像是擁抱一個露出綠芽的草類

恍惚中，我疑惑是誰為我
開啟了火車之門？兒子說——
一排密碼烙印你的手心
神秘字元成為你狂奔的引領

我穿過風，風穿過我
掉落的葵花籽空出幾許位置
其中一個是要我去站立的
於是，我跳下飛馳的旅行
褪下狂奔的衣袍
鑽進向日葵裂開的縫隙
此刻，家園來臨……

■ 甩動的水杯
搖來又搖去的浪潮
旋轉在小小的杯底
一灣淺淺的海洋
連接天空的邊緣
沿著小小的杯頂
水杯裡的鯨魚
堅持著小小的夢想
滿足的游來又游去

陽臺變成黑色水缸

陽臺忽然暗淡了
倒置成一個黑色的水缸
所有的花與葉萎靡為白肚皮魚
漂浮死亡的水面
連沙漠中翹首的鮮人球也癱軟了
化作一灘漿糊

此時，那善意的老者仍澆著水
一直將蓄積的心湖放到枯竭
以為水是花與葉惟一的拯救
這單行線一般的愛與祈禱
加速了花與葉的消逝
鮮人球跪著慟哭人類的好心

黑色的水缸霸佔陽臺
由水推動著魔幻，張開了暴力
不再需要水的花葉與鮮人球
抬不起頭，失去抽搐的力氣
死亡的影子卻湊近善良的臉竊喜

好想模仿一回司馬光的做法
去砸黑色的水缸
我聽到我的尖銳的聲音彭彭作響
衝撞父親的花壺——
陽臺的生命是澆死的
你那單行線一般的愛與祈禱
替不該死去的死亡亮了綠燈！

父親拎著花壺的右手
從天空緩緩滑下

■資中華

寫給一張白紙

你是一張白紙
等著一個人
把你塗寫

不知道
會遇到什麼人
也不知道
會被人塗上
什麼顏色

那個塗抹你的人啊
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你的一生
全在他下筆的一刻……

寫給花兒

花謝了，花開了
就算深陷在荒漠
這思念，也不會枯萎
也會日生夜長

你給我的感動
已經進入我的血液
成為我生命中
不衰不敗的力量

讓時間來把我變老吧
讓我把生命的年輪
一圈圈地
朝著你的方向瘋長

你的紅顏
是我生命的花朵
想你的時候
就會綻開在我的枝頭

■黃奇峰

花卉一束

一、鬱金香

嬌嫩的身軀
頂著五色繽紛的光環
一臉明麗迎人
一身熱情奔放
風裡晃動

她射了我一支邱彼得心箭
我眼睛禁錮她舞動的身影
參觀她的家鄉
謁見她的親人
她們都是美麗一族
我拜倒她裙下

擺她在書房
助我詩思泉湧
置她在閨房
伴我春色無邊

二、美人樹

頂著一頭青絲
簪上萬千丹紅髮飾
亮著光滑膚色
在風裡
金步搖

三、君子蘭

四季碧綠衣裳
姿態瀟灑大方
品德優雅高潔
出入庭院殿堂
流連山陰水澗
無意春花爭寵
陸月獵月綻放

■綠茵

問明月

當你又為大地
舖上一層
柔和浪漫的銀紗
我不禁仰首凝視

要問你一聲
為何走了又來
來了又走
不能在世間長留

知否
多少佳句絕唱不朽
幾許韻事恨事膾炙人口

只為你底時盈時缺
留下了
千秋共樂
萬古同愁

2008年寄自越南

風華地久天長
尤喜立地陰涼
冷眼觀看世人

四、海棠

春雨中挨揍
嫩玉嬌軀備受摧殘

真想趨前護衛
又恐年邁笨拙
壓傷輕彈欲破肌膚

一架焦急心絃
在不遠處
緊張

■依雯

展望

天空
不息循環著 日與夜
大地
四季旋轉著 氣象變化
世界那麼大
一樣的藍天白雲
一樣的展望
世界和平 社會安定

回顧一下
曾以刻骨銘心
的汶川大地震
曾以全球震撼
的金融海嘯
曾以經濟危機
的股市風暴
每顆心 還要痛多幾次
每顆情 還要傷多幾分

天地悠悠
每當變幻時
共渡患難的情誼

.....

瞬間
已丑年了
新的亮點
好的兆頭

世界那麼大
同一個展望
世界和平 社會安定

2008年寄自越南

■陳官煢

我們一起老

我們一起老
一起看兒子一天天長大
一起參加兒子的婚禮

我們一起老
一起為兒子的兒子買玩具手槍
一起聽兒子的兒子叫爺爺奶奶

我們一起老
一起重溫我們第一次看電影
一起回憶手碰手像觸電的感覺

我們一起老
一起白第一根頭髮
一起掉第一顆牙齒

我們一起老
一起生病一起看醫生
一起說說話減輕病痛的折磨

我們一起老
如果一切都讓我們絕望了
我們就收收拾拾
手牽手像回家一樣
一起走向——
我們最終要去的那個地方

夏

性急的牽牛
拚命伸展自己

漫野蟬鳴
沿著槐樹
一級級攀高

浮躁的螢火蟲
東拐西拐

■文錦寧

空

當濃霧散了
當彩夢醒了……
撼天動地的喧囂過後
寧謐寂靜
是最後的棲遲！

菩提在哪裡？
明鏡隱形了？
塵埃
不過是幻覺中
飄落的飛絮！

煙 囪

(一)
大膽展示
一柱擎天
雄姿

精力充沛的大地
不斷誇耀它的
陽剛

(二)
老天瞪著眼
翻黑著臉俯問：
“頑固的大地啊
難道不怕染上肺癌？
看你長期含著
根根偌大煙枝
抽吸得那麼過癮！……”

2008年寄自越南

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夜失眠的螞蟻
貼著石縫
諦聽滿園風聲

■彭國全

浪

浪，風骨凜凜
硬得梆梆響，響梆梆的
把礁石敲得滿是裂痕
給天空看
管好飛鳥，別以為堅喙犀利
來硬碰，白被掩掉
須知剛陽與陰柔的合力不可量

浪，一條條肋骨排開，壯闊 無邊
坦然展開大海的胸襟
容納風暴狂虐
容納太陽躍金
更讓人類的智慧
在海面縱橫馳騁
在海底深淺沉潛
要海市蜃樓凝固為風景，為樂園
把水晶宮這寶藏端上來
大海廣了見識，更新了思想

浪，如朝聖
不管多遠，不辭萬里湧來
在沙灘五體投地
向人
折服，沒有折骨

雪

吃掉了九十春光
又饕餮三夏
碩果累累的金秋
正成口福

冬，不當心高血壓？
腦滿腸肥，大腹便便
白皚皚的都是冷脂肪

2008年紐約

■李國七

等待尚未回家的人

撫摸著一隻貓或許一隻狗
擁抱寂寞的枕頭
或許打開博客記錄心情
夜露深重或者一場秋雨正在過境
從一根煙的瀰散中尋覓安慰
從一條皺紋的蔓延發現光和影的追逐

渴望夢，駕馭著一雙幸福的翅膀
或者一雙跳舞的紅鞋子
無需南瓜馬車貓和老鼠的配對
渴望夢，夢裏一對戒指套在必須的手指
或者一隻小雨傘
遮蓋豔陽和豪雨
一雙溫暖的手可以吸取能量
讓腿的行走中踏出幸福的足跡
或許兩雙筷子的運作承諾溫馨

等待尚未回家的人
床在老地方呆著
一把刀悄悄刺痛一顆心
橫躺、翻覆、起立、蹲著、站起
一連串的动作
從深情款款到含情脈脈
徘徊守望竟然只是無望的等候

邂逅曾經編排美麗的情節
本來以為等候是一個完整的圓圈
本來以為時鐘的挪動是一種善於的提醒
本來以為孤獨的靈魂終於解放悲慟的痕跡
等待竟然繼續破碎粉碎幸福的可能性
堅持一項生活隱秘而絕望的秘密

最完整的哀傷

一點一滴，往失去的方向傾斜
集體體現出挫敗的證人和證據

■林小東

下午茶

我不喜歡一壺茶
斟一個下午
感覺上
是泡開無聊在
飲

這個下午茶
卻在你和詩的約會中
我看到詩的
風情萬種

不經意的時候
我的茶
被你加上一點詩
斟滿一個下午
意猶未盡

2009年越南

觀賞過的歌劇
停靠過的小站
購物和集餐的飯店
我只能收藏票根

周而復始
以一把鈍刀
鋸割肌膚
隨血液逐漸滲出
希望傷口埋沒失去的疼痛
可惜悲慟仍然堅持音律
宛若最後幾夜被背離煎熬
再見已成最危險的言語
嘗試遺忘
宛若妄想打破季節的常規
宛若大雨清盤而下
宛若……
它是…它是…我最完整的哀傷

在妳的房間
鏡中映現如異花初胎之笑意
我本來的憤恚
被那張明艷無儔的容顏融化

原先緊緊握著玄鐵劍
狂怒奔馳數百里
趕來大開殺戒
竟讓你優雅豐姿迷惑

斜睨眼色極盡挑逗
心中的殺氣已漸漸泯滅
妳旋身正想絕裾而去
我驟然棄劍回手強摟小蠻腰

妝台紅燭也已
被一口氣吹熄

後誌：無意讀到臺灣詩人鴻鴻主持
“龍頭鳳尾詩”徵稿，規定起句“在
你的房間”、尾句“被一口吹熄”，
中間內容自由創作；好玩試撰武俠詩
，仍以起句定題。

2008年12月22日於墨爾本

■婉冰

在你的房間

在你的房間
痴痴迷醉於重逢幽雅姿容
兩泓澄澈溢水
竟掀起滿室春風

張合綻放紅唇
流瀉仙樂若夢
人生聚散
久寂心湖難抑潮弄

輕輕揉伊素手
裙邊蝶兒翩翩舞動
燭影閃爍偷窺 終於
被一口氣吹熄

2008年平安夜於墨爾本

■心水 在妳的房間

■柳青青

皺紋裏的母親

闊別二十年
我從母親面上深深的皺紋裏
細認自己

母親面上深深的
年輪
把整個世紀擠在一起

把春夏秋坑得深深的
坑進了歷史
剩下一頭冬雪
兩簾幽夢
零落地

母親面上深深的皺紋
剎那間交集了我和她
的淚水

2009/01/02 11PM

西貢熱

——寫在2008年底旅越歸來

熱辣辣的十一月
南國的太陽
浸淫在透身的汗水裏

十顆烈日躺在紫外線上發酵
煙冒在
街過街的怒號拋物線上
一學校一學校的流線型摩托車
擠起火花燒焦碳氧
燒焦了三度空間

房子在異度空間裏發飆
在不自量力地膨漲
這就令人想起
牛之將至
想起青蛙鼓起的肚皮

2008/12/30

■王濤

天使鳥

是哪隻從森林裏飛出來的天使
在清晨清脆報曉
在我憂鬱的心境殷勤歡啼
你唱著歌，吟唱著森林的希望
生命就像昨夜撲過大山的風
折斷的大樹，挪開一個空間
很快的，另一棵樹
又拔地高長

你是一隻輕盈的小鵲鳥
歡唱著屬於你自己的歌謠
眾鳥兒爭鳴競啼
聲音此起彼落
寂靜的山林
顯得生氣熱鬧
撲撲展翅
拉開一天的序幕

樹林沒有舞動
他們都很安靜
豎起綠色的耳朵
掀開純美的心扉
在大自然無私的懷抱中
傾聽你充滿活力的詩
盼望閃爍而來的力量……

23. 9. 2008 憩園

終極

如果不相信自己，信什麼都枉然
倘若連那唯一愛你的詩也離棄了
你是曠野裏流浪的風
追尋著誰遺失的春天
走過綠草，看脫落的種子
飄尋那期待生根的土壤
陽光。空氣。水分。這原始的需要
浪花需要愛情才開得潔白

■振嵐

考證一張失去 經緯的藍圖

秋日這樣清涼
比如寂寞輕微的感染
錯讓風聲闖入林中私語
甚麼人在落葉上匆忙寫下回憶
只有枯黃
暗示那年華已經倏然老去
而夜鶯也曾嘲笑
玫瑰花孤芳自賞
不必求證
月色便悄悄透露
鼓響沉沉 疑似姍姍步履遲來
傳送青春時節的憂鬱
漸行 漸遠
喚起晨鐘催醒黃粱好夢
遺留一片茫然
或者一張失去經緯的藍圖

08. 11. 2008

而夢是更需要的嗎？
籬笆外墜落進來的老椰子
破殼而出的夢想在吐著嫩綠
順應原始的衝動與慾望
一種力量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延伸
或碰觸到冰冷而頑固的石頭
或感應了飄飛而過的寂寞的自由
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了
世界由誰來詮釋與主宰
愛——這宇宙神秘的基因
在言語之間乾涸，凋落
若清晨蘇醒的純美的白雪野牡丹花
面對生命存在繼續的神聖或者尷尬
白晝依舊夜晚依然
躺在墳地的枯骨仍追求詩的讚美抑或
批判——肌餓和飽足，以至不關乎靈魂。

18. 10. 2008 馬來西亞憩園

雪 梅

飛過一首詩的鏡邊
在一杯茶水裏等待
落日在移動的黃昏裏消失

梅，你把黑暗推開這麼久
為了寒冷中釀一杯紅酒
天空醉得彎曲，你漲起狂野的紅

越過柵欄裏緊你
讓你對著春天舒張得慢些
讓我們的訴說，或者陶醉的夜長些

梅，如果有一天
一條河流過我們，請你揮手微笑
因為我們又被一雙顫抖的手
慢慢地，從鏡邊移向黃昏

2008 07 26

五月到八月

離開五月的時候，在寫一首詩
以為可以寫到絕望

離開八月的時候，仍在寫這首詩
以為可以寫到靜止

從五月到八月，風停蝶起……
一次天涯，就是一次轉身的距離

將五月撿起，再扔掉
將八月豎立，再橫放——

就看到了一個人的高，高過了天空
高過了這首詩的厚度和深度

2008. 08. 26
寄自連雲港

一九三八年九月，邵洵美在孤島上海創辦了一本抗日雜誌《自由譚》，爲了避免敵僞的破壞，他請美國作家項美麗 Emily Hahn 出面充當雜誌的編輯人和出版人；與此同時，他又和項美麗合作創辦了一本英文的抗日雜誌 *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

前一年八月十三日在淞滬戰役打響的前一刻，他才從楊樹浦的家幾乎空手匆匆逃出。戰爭使他的出版事業損失慘重，他的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的雜誌全部停刊。半壁河山遭日軍佔領，億萬同胞過著亡國奴的生活，他一心再要在手裏攥上一份出版物，傾吐自己的滿腔憤怒。項美麗同情中國人民遭受日軍的蹂躪，願意挺身而出。美國朋友，《大美晚報》的老闆斯達 Sarr 出資，保險公司的董事長石永華也熱情資助，這兩份抗日雜誌方才能夠問世。

編《自由譚》他得心應手；稿件自己一揮而就，還有些當時滯留在上海的作家援手；時代的老夥伴王永祿擔負所有的事務工作；發行原有老關係；封面設計繪畫和文章插圖有畫家朋友們幫忙。那份英文姐妹版《直言評論》就比較吃力，項美麗是作家，擔當編輯工作卻是生手，每一期的出籠須得仰仗邵洵美騰出手來協助。在華的洋人中間能動筆的不多，稿源不足，常常得編輯自己湊。項美麗不得不求邵洵美“恩賜”，把《自由譚》裏的文章翻譯了給她。邵洵美倒也真盡心，翻譯之外自己也撰稿，甚至爲了篇幅湊不滿，臨時翻譯幾首詩詞填空檔。

我看到《直言評論》第一期就有四首沒有署名的英譯的詩詞。經過反復核對，發現有兩首是他熟記在心認真譯的；另兩首明顯是意譯，其中一首題目忘記了，還有一首題目和作者都弄錯了。因爲翻譯得實在美，我們特地抄錄下來，與各位共賞。

一、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此詩題目翻譯成“Worry”，意思是“憂慮”。他把內容點題，也直述己懷。這首翻譯得很用心，每一句都很精彩，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他翻譯成“花朵爲我的哀愁灑淚，鳥兒提醒我別離的傷懷”

Worry by To Fu

The Country is torn to pieces, but
rivers and hills
And cities are like the wilderness in
spring.
The flowers shed tears for my sorrow;
While birds remind me of hateful
partings.
For the months the fight has been
fighting on,
A letter would now be dearer than
Thousands of gold pieces:
Alas, I have been worried! My hair
Is white,
And much too short for flowers or
hairpins.

二、蝶戀花 李清照

永夜懨懨歡意少，
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
為報今年春色好，
花光月影宜相照。
隨意杯盤雖草草，
酒美梅酸，恰稱人懷抱。
醉莫插花花莫笑，
可憐春似人將老。

他添加了“我”，使客觀的事物增添了人氣。“花光月影宜相照”他翻譯成“花光月影引我來到”；而“恰稱人懷抱”翻譯成“願事事如我意”；“醉莫插

花花莫笑”成了“醉後吻花花莫笑”。他為譯作添加了色彩，但不失原意。

The Butterfly's Love

by Li Ching-Tsau

The night was long, though happiness
Was short:
Dreaming of Chang-an, I tried
To recognize all its songs and streets;
Should Spring come with good news,
And the moon and the flowers lead
Me to him.
Dinner is lovely, though the dishes
Are simple:
Wine is a beauty, and the plums are
Intoxicating.
Let everything happen as I wish!
Let the flowers not laugh, when I
drunkenly kiss them.
Pity us, who will soon be as old as
Spring.

三、吉祥寺賞牡丹 蘇東坡

人老簪花不知羞，
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
十里珠簾半上鉤。

這首詩的題目他記不得了，只寫了一個〈詩〉。它原來是四句，他翻譯成八句，每一句變為兩句。意思並沒有改，只是加了些詞來伸長，有些許再創作的墨蹟。我試著重新翻譯成中文：

頭插簪花一老頭，
面皮真厚不覺醜；
花兒羞澀紅了顏，
只因錯插老人頭。
醉歸行路須人扶，
路人驚訝齊莞爾；
十里珠簾半上鉤，
美婦含情珠簾後。

Poem by Su dung-po

I am an old man, and yet I wear a flower
in my hair!
I am not ashamed, because I have a thick-
skinned face!
But I see the flower is blushing on my
head,
To find itself in such an unfitting place!
I am drunk, and need someone to lean

upon as I walk home;
It will give the pedestrians a pleasant sur-
prise.
At least half of the window-curtains will
lifted up,
And pretty girls will peep at me with ad-
miring eyes!

四、木蘭花 晏殊

燕鴻過後鶯歸去，
細算浮生千萬緒。
長於春夢幾多時？
散似秋雲無覓處。
聞琴解佩神仙侶，
挽斷羅衣留不住。
勸君莫作獨醒人，
爛醉花間應有數。

這首全憑他的記憶，內容大部分是對的，但題目連帶作者都錯了。他寫了歐陽修作的《玉樓春》。他也把句子伸長了，翻譯得很美。但是從他最後兩句所改的詞可見他心底的彷徨：雖然他以筆作刀槍，對著敵偽口誅筆伐，但是抗戰結局的不確定性使他只好把未來託付於命運：

勸君莫作獨醒人，
莫若醉臥花叢，聽由上天作結
論。

這也許是他當時的心情，因而他背出這首詩放進這份雜誌的角落。

Spring in a Jade Pavillion

by Ou-yang Seu

When the swallows and wild ducks fly
over
The spring too passes,
As I think of my drifting life, thoughts
crowd my heart.
By how many hours is this life
Longer than the spring season?
How are they scattered? Like autumn
clouds: how soon they disappear.
Oh, I have heard the violins: I've loosed
the girdles of the sacred girls,
I pulled at their sleeves, even tearing
them, but I could not hold those maid-
ens...
Let us not be the only ones who awake,
It is better to lie drunk among the flowers
And leave the rest to Fate.

我不是詩人，不是翻譯家，英文也不好，因而我以上所作的翻譯和解說必定不會令人滿意，懇請諸位指正。

邵洵美簡介

◎張子清

新月派詩人邵洵美（1906-1968），畢業于牛津大學。1926年回國，創作新詩，出版《五堂的五月》、《花一般的罪惡》等不少詩集。他還是一位近代海上著名出版家，發展了中國的印刷事業。1928年創辦“金屋書店”，與徐志摩、胡適、羅隆基、潘光旦、梁實秋、聞一多、葉公超等組成“新月編委會”，出版《新月》月刊，宣導“唯美主義”詩論，有“海上才子”之稱。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文化頭子張道藩送來機票，勸他飛往臺灣，被他拒絕。由於他與魯迅的矛盾，致使後人對他產生誤解，肅反時期受到審查，文革期間受到衝擊，在貧病交迫中離開人世。1985年，得以平反。近年來她的女兒邵綉紅為她爸爸整理出版了五部著作：《邵洵美著：貴族區》（小說卷）、《邵洵美著：一個人的談話》（藝文閒話卷）、《邵洵美著：花一般的罪惡》（詩卷）、《邵洵美著：不能說謊的職業》（隨筆卷）、《邵洵美著：一個人的談話》（藝文閒話卷）、《邵洵美著：儒林新史》（回憶錄）等五卷，均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此外，邵綉紅出版了邵洵美傳記《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6月。從此多年被不公正塵封的大詩人在新世紀得以重新露面。

一、威尼斯的暮秋

威尼斯城已不再魚餌般地晃動。
捕獲浮上的白晝。
玻璃宮們音韻更清朗
迎對你的目光。而夏天從每個花園
掛出來像木偶，
頭朝下，累垮了，一動不動。
但從古老的森林骸骨的地面
意志升起了：恍如一夜之間
海軍上將要給常備軍器庫
加倍配置大槳戰船，
以一支艦隊使翌晨空氣化為風。

這支艦隊揮槳奮進，
驚地裡，面面旌旗盡飛揚，
大風鼓蕩，場面輝煌而殺機暗藏。

二、埃蘭娜致薩菲*

你這麼瘋狂的遠投乎啊：
我的形體傍著我的精神
如一枝標槍插在異鄉，你的歌聲
把我拋向遠方，我不知身在何處。
沒有人能攜我返本守常。

我的姐妹們一邊思念我一邊紡織，
家中充滿親切的足音。
我獨自被拋離而遠颺，
抖索索如祈上蒼；
因為美麗的女神輝煌於
其神話的核心給我的生命注入能量。①

*被柏拉圖稱為第十位文藝女神的薩菲(公元前610-公元前580)，古希臘女詩人，出身名門。“作為女詩人，她是最接近神的，……教少女們唱，也教彈琴、崇拜儀式、白晝的和月夜的慶典之舞。”(引自飛白《詩海》上卷第59頁)至於埃蘭娜(Eranna)是普通女子之擬名，不具特指意義。

①人的心靈是神所製造的神話的核心。神話，指薩菲的詩篇。

當你老了，頭白了，睡思昏沉，
爐火旁打盹，請取下這部詩歌，
慢慢讀，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
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垂下頭來，在紅光閃耀的爐子旁
淒然地輕輕訴說那愛情的消逝，
在頭頂的山上它緩緩踱著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間隱藏著臉龐。

——葉芝〈當你老了〉

以前，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會不自覺地流下眼淚，因為這首詩描寫了一種真摯而又刻骨銘心的愛情。今天當我再次讀到這首詩，我會感到更加難過，因為將這首經典詩翻譯成中文的那個老人已經駕鶴西去了。

我所說的那個老人就是袁可嘉先生。在當下文壇，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能記起“袁可嘉”這個名字？大家熟知的文壇大腕是賈平凹、莫言等，他們每寫出一篇小說，必定有評論家跟著叫好。尤其是茅盾文學獎的獲獎名單公佈之後，許多報紙、雜誌在顯要的位置刊登賈平凹等人的相片和獲獎感言，而對於袁可嘉先生的去世，則報導不多，有的報刊即使報導了，也只是寥寥數語。我並不是對茅盾文學獎有意見，我只是覺得這種反差太大了。因為袁可嘉先生作為一位前輩，在各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績，輕易將他遺忘掉，只能說明我們的無知和愚昧。

首先，袁可嘉先生是一位詩人。人們常將袁可嘉先生視作“九葉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但遺憾的是，很少有評論家專門研究他的詩作，甚至連他本人也很少談自己的詩。只有在研究“九葉詩派”的時候，他才作為穆旦等人的陪襯被提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價值被穆

旦遮蔽了。也許是因為他的詩太少了，但數量少不代表品質就低，他的許多詩寫得非常出色，如〈出航〉的第一節：

航行者離開陸地而懷念陸地，
送行的視線如纖線在後追趕，
人們恐怕從來都不曾想起，
一個多奇妙的時刻：分散又集中。

詩描寫了航海者臨行前對陸地的懷念以及送行者的不捨，尤其是第二行把“視線”比作“纖線”，既形象又貼切。

其次，袁可嘉先生還是一位現代主義文學領域的批評家。袁可嘉先生對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詩的研究，一方面具有筆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另一方面他所取得的成績至今仍有企及。

上世紀40年代，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動盪局面，在詩領域存在著過度強調詩的現實鬥爭性，忽略其藝術價值的傾向。而袁可嘉先生獨樹一幟，率先提出了“新詩現代化”理論，他“從1946年冬到1948年底在北京大學當助教，其間，曾先後在天津和上海的《大公報》副刊《星期文藝》、天津的《益世報》副刊《文學週報》和上海的《文學雜誌》、《詩創造》、《中國新詩》等報刊上發表了三十篇左右、約十萬字的詩論，較為詳細、系統地闡述了‘新詩現代化’的理論。”(引自廖四平《“新詩現代化”：袁可嘉的詩論》)袁可嘉先生的這一理論對中國新詩的現代化探索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

建國後，他是向國內引進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第一人，1980年他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四卷本，共8冊)，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裏風靡一時，成為中文系大學生的必讀書目。

再次，袁可嘉先生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他對西方詩的翻譯從上世紀40年代就開始了，他一生先後翻譯出版了《布萊克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米列詩選》(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彭斯詩抄》(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英國憲章派詩選》(

李白的“床”出問題

◎向明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 年版)、《駛向拜占庭》(中國工人出版社 1995 年版)、《葉芝抒情詩精選》(太白文藝出版社 1997 年版)等。尤其是對彭斯和葉芝詩的翻譯,成就巨大,令後來的翻譯者很難超越。如葉芝的那首〈當你老了〉,袁小龍、傅浩、飛白等人都曾經翻譯過,但是最出色的無疑還是袁可嘉先生的譯文。

袁可嘉先生說:“文學翻譯是一種很特殊的行業。就語言說,它要求熟諳本國語(母語)和外國語(外語)以及它們背後的不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這就涉及廣泛的文化修養;在文學內部,翻譯又居於創作與研究之間,既要有創作家的創造性,又不可離開原作;既要有研究家的深入理解,又不能故弄玄虛。”正是在這種翻譯思想的指導下,他的翻譯工作才能做得如此出色,所翻譯的作品才廣受讀者喜愛。

讓我沉默於時空，
如古寺鏽綠的洪鐘，
負馱三千載沉重，
聽窗外風雨匆匆；

這是袁可嘉先生 1946 年寫下的詩行，也是他一生沉默、充滿了韌性精神的寫照。王家新說：“大師的晚年是寂寞的，他這一生說得太多。現在，他所恐懼的不是死，而是時間將開口說話。”袁可嘉先生的晚年無疑也是非常平靜的，當他感覺力不從心時，就果斷地放下筆退出文壇，讓時間來檢驗自己這一生所做的一切。他不像有些作家或評論家那樣，到晚年仍躋身各種文學圈子，參加形形色色的學術研討會，寫吹捧別人的應景文章。在這一點上，袁可嘉先生無疑顯示出了崇高的品格，在他移居美國之後就漸漸淡出了文壇，走出了人們的視線，從他身上我們也看到了真正學者的風範。試問，當今文壇像袁可嘉先生那樣，在詩創作、文學批評和翻譯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的，還有幾人？

現在，袁可嘉先生真的離開了我們。其實，我寧願相信他沒有去世，而是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朝聖去了。他這一生的確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

前天，詩人小仲突然問我：“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睡過的床嗎？”他這沒頭沒腦的一問，問得我滿頭霧水，心想怎麼會有這樣的怪問題。於是我問他什麼意思。他說：“你先別管，能不能記得到。”我說：“我剛到台灣時，一大夥年輕小夥子，沒地方去，是睡在板橋農會二樓的地板上，後來則是睡營房的大通鋪。結婚後，窮得買不起彈簧床，兩口子睡的是一張竹床，一翻身就會吱嘎響。怎麼樣？交待夠清楚了嗎？”

他聽了之後，哈哈大笑的說：“究竟你還年輕，過去的一切記得清清楚楚。年紀大了，就得勞動別人作考據了。”我仍聽不懂他說的什麼是什麼，誰要知道自己睡過的床做啥？我都已經八十歲，還能算年輕嗎？

他這才說了。都是李白的那首老嫗都能解的〈靜夜思〉惹出來的。這首詩的第一句“床前明月光”，現在就有那窮研的學者說，你們不是說李白的〈靜夜思〉淺白易懂嗎？那我問你，他這“床前”的“床”指的是什麼床？

這真是窮極無聊的一問。李白的詩〈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是他在一個月夜的剎那間，見月思鄉偶感而出，信口吟成的。胡應麟說：“太白的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像這樣自自然然而出的詩境，硬要追究他那“床”是什麼床，即使啓青蓮居士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地下，恐怕他也答不上來究竟是哪天哪個月夜站在什麼床前，尋思那首詩的吧？這樣的做學問大概也是做窮了，而想不出別的花招。我聽完小仲的發問端底，便有了這些反感，於是問他可有學者做出了考證結果，指出那月夜的床是什麼名床？

小仲說可熱鬧哪！考證出好幾套結果，而且各自認為最正確無誤。首先一位名叫馬未都的學者在他所著《馬未都說收藏·家俱篇》中說“床前明月光”的“床”，人都認為是寢具，即床鋪，他卻宣稱那不是床，是馬紮。馬紮即古代所稱的“胡床”。他認為李白當年的住房非常小，月光照不到室內，更照不到臥床，所以他是坐在室外的胡床（小馬

紮）上對月懷鄉的。據說胡床即後來所見的吊床或折疊椅，說不定李白是坐在折疊椅上看到面前地上的月光，疑是地上霜的。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一位研究員楊之水則認為“胡床”的說法完全不對。她認為唐代傢俱中最為特殊的就是床。當時床的概念很廣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撐，不論置物、坐人、睡臥之物當時都稱作床，比如茶床、食床、禪床等，然並不包括胡床。也就是說唐人詩中的床，並非專指胡床。”她從敦煌壁畫描繪的唐代的廳堂房舍前楹開敞，或高懸半捲的簾幕觀之，房舍中設床，月光透過寬敞的窗戶照進室內，證明〈靜夜思〉可能就是這樣的場景下發生。

廣州一位八旬老翁陳雲庵先生卻把前面兩說推翻，認為既非胡床，亦非馬紮、更不是睡床，應該解作“井欄”。他的道理是此詩第二句“疑是地上霜”，霜應呈現在開闊的地面，室內怕難以看到。又說，古人把有水井的地方都稱為故鄉，所謂“離鄉背井”，亦有“井鄉”一說。李白可能是在某個深夜的月下井旁，舉頭望月，興起思鄉之情，故此處之床，解釋成在“井欄”之前方為合理。

另有人支持馬未都的“馬劊說”，只是認為馬未都所根據的〈靜夜思〉並非李白的原稿，而是修改過的版本。根據宋刊本《李太白文集》，以及明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中李白的〈靜夜思〉應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看山月，低頭思故鄉。”由於第三句是“舉頭看山月”亦加證明李白當時並非在室內的床前，而應是在室外的胡床旁看到月亮從山上升起以至灑滿地的月光。

面對這些不同的觀點，始作俑者的馬未都說，每個人都有質疑的權利，畢竟是歷史，誰都不生活在唐朝，都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不過他認為李白是個非常聰明的詩人，詩雖然僅二十個字，他的語境卻非常清楚，如果詩中寫的是睡覺的床，那舉頭和低頭就很不雅，頂多看看床底下，他不可能低頭。他認為探究歷史真相要靠文物，真實的文物才是鐵證如山。小仲一五一十的敘說到這裡，尤其最後馬未都說是在探究歷史真相，

我都差點要大笑起來，分明這些學者吃飽了沒事幹，找個牛角尖來鑽。

李白的〈靜夜思〉千百年來公認是一首最樸素，最容易為人接受的好詩。詩中的時空背景適合任何一個朝代，即使在此 E 化得夠澈底的 21 世紀，我們有時也會選擇在一個月夜坐在房中思考一些事情。所以這是一人間歷來即有的共同經驗，那裡算是只有在唐代李白身上才發生的歷史事件。其所以認為詩中“床前”的床是“胡床”全在假定唐朝人的住房很小，小到月光照不進室內，所以李白是在室外“胡床”，甚或“井欄”旁構思出的詩。然而這又有什麼真實的文物可以佐證？且楊之水曾從敦煌壁畫看出唐代房舍前楹開敞，足夠讓月光進入室內，何以仍牽強附會的仍硬指床乃室外“井欄”之謬論。至於說如果是睡床，則舉頭和低頭就是一種不雅動作，反而看看床底下，可以不算低頭，則更是荒謬且不合情理的硬掰。就個人寫詩經驗而言，意象的取用，端看“意”與“象”是否切合恰當，或“情”與“景”是否水乳交融，那管它所運用的是什麼材質或品牌。作學問的不去研究詩的文本，而去探究千多年前李白的床是什麼樣的床，真是無聊透頂已極。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讀塞遙的詩

——《禁區》讀後感

◎非馬

像許多讀者一樣，我也特別欣賞塞遙那些晶瑩透剔的短詩，這當然同自己平素喜寫短詩有關。像卷二“寂寞天堂”裏的〈盆栽〉之六：

容易感冒，咳嗽、頭暈。
愛耍小脾氣，小心眼。
撒嬌，跺腳，賭氣，嘟嘴。

短短三行，便把盆栽小家碧玉的小格局表達得淋漓盡致。又如〈老城街燈〉：

連最挺直的
脊椎
也都學會了
睜
一隻眼
閉
一隻眼

既是傳神的寫實，又有令人深思的社會深層意義。

但塞遙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詩人，已有的成就顯然無法滿足他，而短詩固有的局限也讓他在最近幾年有意識地嘗試著把小說、散文、戲劇以及電影等詩之外的因素與手法，帶進他的詩裏。在這方面，我自己在翻譯歐美現代詩的過程中也有類似的發現與感觸。像美國“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詩人勞倫斯·佛靈蓋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 1919-) 所擅長的機智、口語化、自然抒發、邊走邊談的詩型；像法國加克·裴外 (Jacques Prevert, 1900-1977) 一方面是個寫實主義者，記錄平凡的瑣事，同時又是個超現實主義者，荒謬地扭曲並大膽地利用語言。其他如土耳其詩人納京·希克梅特 (NAZIM HIKMET, 1902-1963) 以及希臘詩人卡法非 (C.P. CA-VAFY, 1863-1932) 等，他們的詩裏也都帶有強烈的敘事性，卻都不減其感人的效果。都是些值得我們借鏡思考的好物件。

卷三“鐘錶店”裏的一些作品，如〈一張裸照〉、〈禁區〉、〈鐘錶店〉等，便是塞遙這種嘗試的一些成果。〈一張裸照〉把盧旺達（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国家與地區）一個飽受炮火蹂躪摧殘的村莊，用一張照片無言且赤裸裸地展示在讀者眼前。〈禁區〉一詩光是下面這一節：

遊客到此 止步。
拒絕靠近握手擁抱或接吻
禁止大小便

便已精彩地描繪出禁區被霸佔的風景。而帶有鄉土氣息的〈牛〉，對忍辱負重、把苦難當成宿命甚至引以為傲的美德的牛，以及那些它的同病相憐者，詩人在同情之餘，更有恨鐵不成鋼的憤慨，恨不得把手中的筆化為皮鞭，猛力一揮：

讓牛飛起來是不可能的
可我想多啊在它傷痕累累的背上
再狠狠地加上一鞭！讓它疼痛！讓
它怒吼！
讓它從我淚水模糊的大地上，奔跑
起來……

但我更喜歡他為兒子塞塞所寫的日記，第四輯：“睡吧，天使”裏那幾首充滿童心與童話，卻不時噴發出詩趣的詩。這些詩，詩人寫得輕鬆愉快，我們也跟著讀得輕鬆愉快，即使其中有些地方也許有點零碎。同卷一那些略帶流行文藝腔的“純抒情詩”比起來，我發現這些樸實無華卻感情豐沛的詩，更容易進入我的心。

2008.6.16 於芝加哥

中國當代詩： 從“全球化”說開去

◎
伊沙

請允許我將“文學”化小為“詩”來談，是基於這樣一個把握十足的預見：在這種研討會上，不論專家還是作家，在發言中談到的“文學”一般都會特指“小說”，因為在一般人看來小說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這來自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秩序的矯枉過正，也來自於1949年以後新中國文藝的政策方針對於“大眾化”的極端強調，當然，也和中國當下以市場份額為基準的商業氣氛對於文學的衝擊脫不了干係——基於此，“詩”往往置於被遺忘或忽略的境地，甚至比帶有實用性和功利性的“載道”散文更不易被人提及。

我是詩人，應該負起責任——哪怕是制止這不合理的現象在每一次會上的重演。

在此，必須做個界定：我這裏所講的“中國當代詩”既包括中國當代詩人（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本土寫作，也包括旅居海外的中國詩人的寫作，甚至包括已經加入他國國籍的漢語詩人的寫作——所以，準確地說，我在此所談的應該叫做“當代漢語詩”更為合適。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本土的詩與論基本持有寬容和健康的心態，幾乎無人會認為美國公民北島、新西蘭公民楊煉、荷蘭公民多多等不是“中國詩人”，正如無人會認為法國公民高行健不是“中國作家”一樣。或許，一個文學家的身上原本就有著“雙重國籍”，一個是社會化的，一個是文學化的，一個以“全球化”命名的“世界大同”的時代來臨之際，國家的烙印開始變淡……

現在，我們就來說說“全球化”。

將“全球化”這個“龐然大物”與“詩”這個“小器”拉在一起談——從文字表面來看，似乎有點荒誕，甚至有點滑稽。有人因此而拒絕這樣的思考和討論，更有甚者會詩人脾氣一耍說：“這是偽問題！”——他（她）碰巧說對了

：問題也許是偽的，現實卻絕對是真的：“中國當代詩”就像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一樣已經無可辯駁地置身於“全球化”的大現實中！

不是所有的中國當代詩人都原意參加到這樣的思考和討論中來，但幾乎所有的詩人都不得不接受這個異常強大的現實，甚至於享受著它所帶來的種種好處。

不知道這是否與那段“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非常歲月有關，直到現在中國人還是那麼熱衷於製造“二元對立”，即便感性十足的詩人也概莫能外，甚至更而甚之，面對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大潮，有人歡呼雀躍，高叫“福到了！”；有人憂心忡忡，驚呼“狼來了！”

那麼，對於發展中的“中國當代詩”來說，這所謂“全球化”究竟是“福到了”還是“狼來了”呢？有人宣稱：網路拯救了中國當代詩——如此煽情的話語指的是怎樣的一種現實？

眾所周知：“中國當代詩”與“中國當代小說”還有其他文體的最大不同和本質區別就在於它發生現場的民間性和非體制化，始發於《今天》的自辦民刊的傳統，從上世紀的7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90年代末，並在世紀之交與正在迅速普及的網路相遇，在網上建立一個詩論壇所需要的費用要大大低於辦一本民刊，而容量卻要大得多，從此中國當代詩走進了一個因為提早到來而顯得十分奢侈可以堪稱偉大的“‘自由發表’時期”——這便是為什麼有人要用“拯救”來說它。再後來，隨著博克(blog)的出現，一些在上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後在90年代紛紛下海去做生意的詩人在完成了他們個人的原始積累以後開始恢復寫作——儘管他們今日的寫作已經很難對中國當代詩給出實質性的貢獻，但卻帶來了資金，搞熱了氣氛，製造出一派虛假的繁榮，給外界一個錯覺：詩回暖！連自稱“對互聯網瞭解不多”

的謝冕先生都承認：“網路給了詩人機會”。

於是乎，一個看起來十分荒誕可笑的場景出現了：高喊“狼來了”的這撥人，是吃著狼肉、喝著狼血、寢著狼皮在喊的，比此一典故中那個撒謊的孩子還要“可愛”！而那些以為是“福到了”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福”找到了他們呢？是詩的福分嗎？近年來，在中國詩的罅隙上，活躍著一批“交流狂”，整天飛來飛去地開會，我稱其為“會蟲子”（馬雅可夫斯基早有詩云：開會迷），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對我說：“這一年下來光會都開不完！”另一位則公然對媒體講：“今年真是玩瘋了！”大家想想看：小說界是更加體制化更有組織性的一個領域，但他們現在開的會卻遠遠沒有詩界多，加上小說寫作（尤其是長篇小說）需要大量的整塊時間，小說家們對這種游山逛水的會必須有選擇，否則作品出不來。事實上，即便是最平庸的小說家也都該算是一個合格的勞動者，他們在勞作，所以在當代中國小說家瞧不起詩人也是有道理的。那麼，是不是所有的詩人都在開這樣那樣的會兼作公費旅遊呢？有些詩網站（譬如“詩生活論壇”）上有詩訊專欄，其中各種會訊佔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你把參會者的名單綜合分析一下不難發現，他們其實是一小撮人，是一些職業的開會者：由現在幾乎無詩的著名詩人、幾無文章的著名批評家、文學雜誌主編、詩編、各大學掌管新詩中心的教授、博士，專門辦會的詩活動家、以詩人面目出現的出資人等組成——開會的是這一批，寫詩的卻是另一批，中國當代詩在21世紀的生力軍不在會上，而在網上，而最滑稽的是：整天忙於在這種會上發言的人還要批評整天在網上發表新作的人“太浮躁！”所以說，“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愈加頻繁的交流機會並不一定就是詩的福份到了，甚至養育出了新一輪的寄生蟲！

即便衍生出了上述“毒瘤”，但以“全球化”為大背景的日常生活的網路化帶給“中國當代詩”的好處也是有目共睹的，它甚至根本性地改變了一個詩人的

存在方式。比方說過去，一位作者寫了詩——那怕是寫出了很好的詩，這還不算完，你要讓讀者讀到這些詩（通常這是一位詩人為其詩負責的正常表現）的話，就還需要做好另一件事：為謀求發表而作的投稿工作。於是一個作者就需要充當兩重角色：寫詩的“詩人”和投稿的“公關者”。但是其中有些人顯然無法做好或者不屑於做那第二重角色，於是第一重角色也就做不大了。現在好了，你完全可以只把第一重角色做好了，寫出好詩來朝網上（論壇或博克）一貼，立刻就有人讀，閱讀的環節在第一時間即可實現，讀者中還包括紙質媒體的詩編輯。網路剛興起的前幾年，我注意到一個“老詩人新成名”的奇特現象，所謂“老”指的像我這個年紀甚至比我還大點的196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詩人，照理說他們本來應該在1990年代在所謂的“詩壇”嶄露頭角，但卻不得不跨越世紀，為什麼呢？我經過瞭解和分析發現：在網路時代以前，他們中的大多數正是做不好向編輯老爺畢恭畢敬地投稿的“公關先生”或“公關小姐”的人——他們因為做不好這詩外的“第二重角色”，所以也就做不成這詩內的“第一重角色”：詩人！有人說：是網路救了這撥人——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除了發表和展示，詩裏詩外的資訊也是重要的。我記得19年前當我從這所學校（北師大）畢業準備返回原籍西安去工作的時候，我的恩師藍棣之先生曾對我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搞學問最好留在北京，搞創作到哪兒都一樣——叫我如何理解這句出自恩師的寬心話呢？有很重要的一點我沒有理解錯：他指的是信息。資訊對於搞學問的重要性勢必要大於搞創作的，但搞創作的就不需要資訊嗎？搞創作的真的到哪兒都一樣嗎？幸虧我具備這樣的常識：中國較為純正的現代主義詩起源於當年作為批判材料印製的“黃皮書”——這就是那一代的先驅者為什麼絕大多數都是北京人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在一個資訊閉塞的環境中，資訊的重要性已達致命的程度，越閉塞就越重要。因此我回到西安以後，絲毫不敢懈怠，身為一名外省的

詩人，需要隨時瞭解北京的動向，如果有機會到北京或是在西安見到北京來的詩人，那就只有瞪大眼睛伸長脖子聽對方講的份兒，連名家逸事或男女緋聞都得聽他們講——因為人家講得最權威！那時候，北京資訊的權威性並不單單意味著它來自“中國的高層”，還因為所有來自於國外海外世界各地的資訊都會首先到達這裏甚至也只到達這裏，北京成了瞭解世界的“視窗”。我記得那些年我特別珍視一些有限的在海外（主要是臺灣）發表作品的機會，發表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當你經常性地收到刊有你作品的某本印製精美的刊物時，你就等於建立起了一個新的資訊平臺，那是在北京之外瞭解世界的“視窗”。這種閉塞的狀況一直到世紀之交才有所改變，到了新世紀的某一天，我再去北京的時候便愈加發現：他們掌握的資訊，我已經掌握了（還掌握得比他們準）；而我已掌握的資訊，他們卻未必掌握（甚至一無所知）。這像是一夜之間所產生的巨大變化，為什麼呢？個中原因簡單得有點庸俗：互聯網開始普及了。所以我想指出：是網路實現了外省與北京、大中小城市甚至於農村在文化資訊上的基本平等和機會均等。有一件我親身經驗的事，尤其能夠說明網路化前後的狀況對比，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外某漢學家飛到北京，向他最先接觸到的一圈北京詩人打聽我的聯繫方式，他們居然連我居住的城市都給他指錯了。十年以後，這位漢學家在中文網站上問詩愛者，這才打聽到我的電子郵箱並跟我聯繫上。我應邀出席世界著名的荷蘭鹿特丹國際詩節的事也很有網路時代的特點，在此之前，我的十首詩作被澳大利亞翻譯家西敏譯成英文並發佈在他擔任編輯的鹿特丹國際詩節基金會辦的“國際詩網”上，詩節的決策者看到了覺得好，就決定邀請我去參加，向西敏要了我的郵箱就向我直接發了一封邀請函。如此再正常不過的國際化的程式竟在事後引出了土龍式的質疑和是非，說穿了：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不習慣於這種“正常”和機會均等。因為在我之前，參加過鹿特丹詩節的中國本土詩

人似乎都有那麼一位推薦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名詩人或者是著名的漢學家），而我既然背後無人，那就有點來路不正。因為他們早已習慣的方式是這樣的：在1990年代，五位北京詩人請一位某國來的漢學家吃飯，席間，其中一位對他大言不慚地介紹道：“中國最好的五位詩人全都在這兒了！”——曾經中國本土詩人“走向世界”的機會就埋伏在這種北京式的飯局上或使館區的文化活動中，這是北京詩人的“地緣優勢”。

現如今，“全球化”是各類研討會的一大時髦論題。

縱覽這些會議的論文集或發言紀要，我有一個發現：只要是文學界的研討會，尤其是論及詩的研討會，“全球化”的大話題最後都要化小或具體為“翻譯”的小話題，這讓口頭上對“全球化”的反對與聲討之詞顯得十分虛假，為什麼要一邊罵著“全球化”一邊又在探討有關“翻譯”的具體問題（哪怕是在宣佈“翻譯”的不可為）呢？說明心裏還是渴望交流的甚至帶著“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國的先聲）的焦慮！

那麼，請允許我也沿著這條約定俗成的思路來談一談作家詩人們如此關心的“翻譯”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就曾指出過：這是一代書生的寫作，抄寫著西方現代派的講義，等待從現代主義的課堂上畢業。用我最新的話說：我們其實從來都沒有遇到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我們也不會遇到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我們不過是遇到了一代毫無真心誠意的書呆子罷了。比方說一提到“翻譯”，中國的當代詩人們會集體性地想到一條在業界非常流行的“大師語錄”——即美國詩人羅伯特·佛羅斯特（Robert Frost）說過的：“詩就是翻譯中丟掉的東西”。與此同時還會用T.S.艾略特（T.S.Eliot）等人諸如“詩不可譯”之類的話來加以佐證——用“大師語錄”互證，在中國當代的詩界不但可以而且相當具有說服力。所以在中國當代詩人這裏，“翻譯”的問題早有定論，是“不可為之”的。對其中絕大部分的詩人來說，原本就很少能夠得到作品被翻譯的

機遇——即很少能夠接觸到翻譯這項工作，所以便更願意相信這個“定論”的合情合理合法性，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在翻譯中獲得的內在經驗，這個“定論”便失去了被修正的可能性。在此，我願用自己十分有限的經驗所引發的思考來與佛氏的這句“定論”較一下真。爲了探討問題（而不是爲了揭人老底），我無法回避佛氏是英語詩人的事實——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立場和出發點，在我看來，一個英語詩人對翻譯的否定猶不可信，因爲在這件事上他們的心態是十分可疑的——那是因爲操持著一種世界通用的大語種（產生於該語種的輝煌的文學體系也有推助力）而帶來的強勢心理在作怪，在中國以漢語寫作的詩人們對此翻譯否定論照單全收奉若定論才是滑稽可笑的。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英語詩人對於自己作品翻譯成其他語種的不在乎（好像瑞典語除外，原因不言自明，艾略特還是受益者），就像中國的漢語詩人對於自己的作品翻譯成維吾爾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不在乎一樣——剛好我有這樣的經驗：在中國的新疆，存在著很少的一些不懂漢語而以維吾爾語寫作的作家和詩人，他們的作品都是拿到土耳其去出版的（哪裡的讀者能夠讀懂），有一個欣賞我詩並通曉漢維兩種語言的朋友，將我的詩作譯成維吾爾語拿給他們看並得到了他們的喜歡——這件事讓我在得知的當晚十分開心，開懷暢飲，但很快就拋到了腦後，甚至想不起來告訴除我之外的第二個人。可是，每當我的作品被譯成英語的時候，情況卻不是這樣，它所帶來的興奮會延續不短的時間，我也願意讓更多的人知道。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面對這句話：“詩就是翻譯中丟掉的東西”。毫無疑問，翻譯這項工作最大的風險與挑戰就在於：它是把一個已經完成的作品全權交付給作者之外的另一個人，並指望他（或她）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從零開始將它重建起來並竭盡所能使之接近於原作的風貌——所謂“翻譯”便是這樣的一場語言轉換的遊戲。要說“丟掉”，所有的東西都“丟掉”了，然後再看那個翻

譯者能否將它們一一尋找回來，而用於尋找的“線索”必須由作者本人來提供。於是，這又是一場由作者和翻譯者共同參與的還原遊戲。我也曾十分認真地思考過：在翻譯中容易“丟掉的東西”或者說不易找回的東西是什麼？自找的答案是：語感、口氣、節奏……而不容易“丟掉的東西”或者說容易找回的東西又是什麼？自找的答案是：詞語、思路、事實……相較而言，似乎“軟體”更容易“丟掉”，而“硬體”不容易“丟掉”，也就是說：以“硬體”見長喜歡玩“硬功”的詩人受損率低相對較低，算是沾光了；而以“軟體”見長喜歡玩“輕功”的詩人受損率相對較高，算是吃虧了。

我會有過這樣一個經歷：2002年，我和另外三位中國詩人應邀出席在瑞典南部小城奈舍舉行的第16屆奈舍國際詩節，我在詩節上先後朗誦了十首詩作，很受各國同行和當地觀眾的歡迎。有一個情況只有我自己知道：這十首詩作只有一半是從我的漢語原文譯成瑞典語的，另一半則是從我提供給組委會的英語譯文轉譯成瑞典語的——這讓我在朗誦之前很是狼狽，因爲我壓根就沒把這後半的原文帶過去（我帶去的那本詩集裏正好沒有這五首），怎麼辦呢？我拿什麼朗誦呢？我記得同去的一位中國詩人還開玩笑說：“你就背誦幾首李白的詩吧，反正他們也不懂漢語。”我知道這是在開玩笑，當時啓動的“緊急預案”是：將我瑞典語的譯者之一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夏谷教授拉過來，讓他從瑞典語譯文逐句給我講出中文的意思，花了整整一個中午的時間，才將我的那五首詩的漢語原文弄出來，而且還很不準確（也怪我對自己的作品並不熟悉——骨子裏不是個自戀的詩人）。我就這樣應付了我的朗誦，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詩卻大受歡迎，反而是這五首由英語譯文轉譯過來的詩似乎更受歡迎，我記得夏谷教授聲情並茂地朗誦我的〈創新真難〉那首詩的瑞典譯文時，全場笑了個前仰後合，其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竟然笑出了眼淚，他掏出一塊雪白的手絹擦眼淚的情景一直

留在我的心中。這一次的經歷讓我意識到我的英語譯者美國詩人、漢學家、翻譯家梅丹理先生的翻譯是多麼出色了，稍微瞭解一點翻譯常識的人都知道，“轉譯”是一大忌，詩的“轉譯”更是大忌中的大忌，那等於磨損率陡增了一倍！在如此之高的磨損率面前，我詩的一大特色——幽默感竟然如此之好地保留了下來，並且在對幽默天生敏感的異國觀眾那裏激起了比在自己的祖國更爲熱烈的反響（有人在事後告訴我：北歐人其實並不幽默）。正是這件事，讓我不再無條件地信奉佛式語錄給出的那個“定論”，經過兩道翻譯，連幽默感都沒有“丟掉”，那保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更多，臺灣女詩人葉覓覓在其文章中如此描述我在鹿特丹國際詩節上的表現：“Shota和伊沙的詩都很受觀眾歡迎，幾乎每首都可以讓大家都發笑，可是那笑點又是非常不一樣的：給Shota的笑聲較輕盈，給伊沙的笑聲則較深沉……”——難道這不是我想要的和我的詩該有的正常效果嗎？反倒在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同胞面前，這個效果不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我甚至想到：我的寫作就是要加強那在翻譯中不容易“丟掉”的東西：加強“硬體”建設，修煉自己“硬功”。口語詩中的某一支或某幾支都過於強調“軟體”和“輕功”了，翻過去就成了思想蒼白毫無內容的呶呶學語——這種詩還是留在母語內部自我消化滿足自戀吧！

我相信積極開明但又不是急功近利地對待翻譯，只會給自己的寫作本身帶來好的影響。我聽到過一種聽起來有悖於翻譯常理的說法：說漢學家杜博妮翻譯的英語譯本比北島的原詩還要好。明明北島是大家公認的某個時代最傑出的中國詩人，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將其在世界上所得到的承認歸結爲在翻譯這個環節上的好運氣——這就是典型的心態問題。我很快就觸及到這個問題：“有人如此分析北島在國際文壇上聲名卓著並成爲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的文本因素：即其詩在被翻譯成其他語種的文字時抗磨損性強。但我以爲這不是偶然得來的幸運，是由北島牙雕般精密的語言

所決定的——他如此精良的技藝，綜觀中國詩壇，至今無人能出其右。”——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所謂“抗磨損性強”不是別人的話而是我自己的發明，而“牙雕般精密的語言”也不完全是我的話，在更早以前黃翔就有過相似的表達（儘管他是在批評北島的詩）。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渴望“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渴望“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好處，渴望在對外交流中讓你的詩找到它應該獲得的讀者，比較在乎翻譯這件事的話，你就該在寫作中提高自己語言的“抗磨損性”，加強“硬體”建設，修煉自己“硬功”，而不是消極地拜託給運氣——指望碰上一個翻譯大師；但如果你對這一切真的毫不在乎，那就悶頭寫你的吧，也不必對此大放悲聲。

從“全球化”的大問題一直談到了“詩翻譯”的小問題，現在我想重返到那個大問題上來結束我冗長的發言。我以為“全球化”這個時髦的話題在目前中國實在是沒有多少討論的必要性，因為所有反對它的人都沒有多少真誠度，幾重“特色”如此深重的中國還要反對“全球化”嗎？近現代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全球發展大潮並與之背道而馳的中國還要再反對一次 21 世紀的“全球化”嗎？這事兒是不是有點辛酸有點荒誕啊?!但好在國民對此充滿熱情（他們才最相信自己的身體），國家正在與時俱進（不可能老是以自虐為樂吧），留下一小撮嚼爛舌頭的小文人，徒有構成多元話語維護生態平衡顯示民主進程的必要性。說老實話：當代一些拋頭露面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話語水準已經明顯低於國家話語和百姓話語，這才是新一輪的奇恥大辱！這些穿著一身從歐美的跳蚤市場上買來的二手名牌並不忘向國人炫耀的“復古派”，你願意和他們討論問題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王國維跳水以後，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

（本文係作者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當代世界文學》雜誌社聯辦之“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所做的發言。）

赫塞(Herman Hesse)1877年生於德國黑森林卡爾夫(Calw)，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62年卒於瑞士的蒙塔尼奧拉，他的詩作及小說題材皆是針對在西方沒落中如何掙脫既定的模式文明及尋找精神實質，反戰及呼籲實現自我(self-realisation)。他曾遵從父命學習虔誠的基督教神學，1911年他到印度去研究東方文化，這深深影響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皆帶點東方神秘主義的色彩，使他成了一個新時代，尤其是60年代世界中（包括那段時間的台灣年青人）崇拜的人物。他的小說不像卡夫卡那樣沉浸於生命悲劇中，他採用象徵性的自傳，以浪漫和盟會小說的方式來使藝術神聖化，抨擊社會更為深刻，表現在詩作裡的如：

旅遊廣遠的人常常會看到
與他從前信為真理者大相逕庭的事物
當他在家鄉談起這件事
人們往往一口咬定，說他撒謊
因為冥頑的人們不會相信
他們沒有看到和清楚地感覺到的東西
我相信，缺乏經驗
將不會怎麼信賴我的歌謠

另一首題為〈虔誠的靈魂〉：

在地上和空中，在水裡和火中
精靈都屈服於她
她的目光使最狂野的獸類驚駭而馴服
連反基督者都必須敬畏地接近她

儘管他曾是個模範學生，但因難以適應學生生活而先後去工廠和書店當過學徒。他在他的第一部書《在輪下》中，描寫一個用功過度的學生被逼走向自我毀滅的故事，之後他的幾部書作：《彼德卡門辛德》、《歌特露特》和《羅斯哈爾特》，都是對內心和外界作進一步的探索。在赫塞反映他訪印度得到的人生經驗，他寫了一部抒情的根據佛祖早

年的生活小說《悉達多》(Siddhartha, 1922)。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瑞士寫作譴責軍國和民族主義。作了瑞士公民後，對人的現代生活的危機感日益加深，使赫塞不能不找尋心理醫生榮格(Jung)作治療。在榮格和諾斯替(Gnosticism)宗教的影響下寫了一卷頗負盛名的小說《德米安》(Demian, 1919)，該書描述一個青春期中徬徨少年考察自我意識(Ego-conscious)所取得的成就，對紛亂的歐洲產生巨大的影響。

赫塞晚年的作品皆是給榮格心理學的說明：關於內向(Introvert)和外向(Extrovert)、集體的無意識、唯心論和象徵(Symbolic)的種種概念。人的本質的兩重性(Dualism)和多元社會(Pluralism)始終吸引著赫氏。

筆者認為赫氏的書《原野之狼》(Steppenwolf)最為精彩，是描寫一個中年的卜滋華份子受到資產階級中實現自我之間的內心衝突。赫氏其後的小說如《納爾齊斯和戈爾德蒙德》(Narcissus and Goldmund)和《玻璃球游》皆是述及以自己的方法去尋拯救的縱慾主義和一個稟賦過人，滿足於虔誠信仰的禁慾主義者相比及赫氏在其中探討他們的兩重性。我們現在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多個西方哲學家認為今天的生活比前世紀的更加困難，窮人多和失業更高，赫氏作品的作用更大。

註：諾斯替教，尊重某種靈的直覺的初期基督教的一派，含有希臘和東方的哲學思想。

編輯筆記

文人墨客集會結社，古即盛行，其中並成就了許多韻事，甚或在文、詩壇上形成學派，影響深遠。現代詩人亦不免於開會，搞所謂詩節等等活動，由於此舉一來聚集道合的詩友，二來宣揚宣揚自己一夥的主張，自然是應該加以肯定的！無奈現代詩人絕大多數另有生計，謀生之餘，創作時間已得之不易，那還有什麼空閒來搞活動呢？所以我們常常看到的情形是：要嘛冷冷清清，門前冷落車馬稀；要嘛人頭湧湧，卻很少真正仍然創作的詩人參與。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沒有道理不能諒解。今年一月遠在上海的詩人嚴力來到洛城，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內，我們用最簡便的方法——電郵通知附近的詩友來參加一項關於中國現代詩的座談會，沒有預設的主題，也沒有任何媒體發佈消息，當天還下著不小的雨，編者心想這結果一定是上面說的第一種情形無疑。沒料後來到了二十餘位朋友，小小的聚會，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言，一個下午很快就過去了。感謝現代通訊的便利，電郵一下子就到達了需要到達的人手中，所費的時間及金錢都不是太多，效果也不一定就比大型的活動小，這或許是今後寫詩的朋友們可以參考的一種集會方式吧！以此共勉！

台灣詩人林明理及北卡羅連納詩人格丘山即期起加入本刊，讓我們全體同仁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趕路”、“金三角”及“九龍”三份詩刊的詩人作品。我們並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詩人嚴力訪洛。由 www.newsgogo.com 網站和新大陸詩刊共同主辦的中國現代詩交流座談會於1月24日下午3點在洛杉磯全統廣場 Manek 餐廳舉行。出席本次活動的有二十餘人，大家就現代詩的現狀和發展進行了交流。嚴力、明迪、張棠及達文等並朗誦了自己的詩作。

●洛杉磯州大 The Chinese Studies Center, the Chinese Program, the MLL Department,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Culture Club 組織的“From China and Beyond：詩人張錯、陳銘華詩朗誦會”將於二月九日晚上6至8時在該校的 The Student Union, Los Angeles Room 308A 舉辦。

●2008年12月31日深圳文學論壇首屆網友交流會在寶安區作協成功舉行。

●新浪網推出中國改革三十年十大名詩：1. 食指〈相信未來〉2.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3. 梁小斌〈中國，我的鑰匙丟了〉4. 舒婷〈致橡樹〉5. 北島〈回答〉6. 顧城〈一代人〉7.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8. 余光中〈鄉愁〉9. 伊沙〈車過黃河〉10. 佚名《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